習齋記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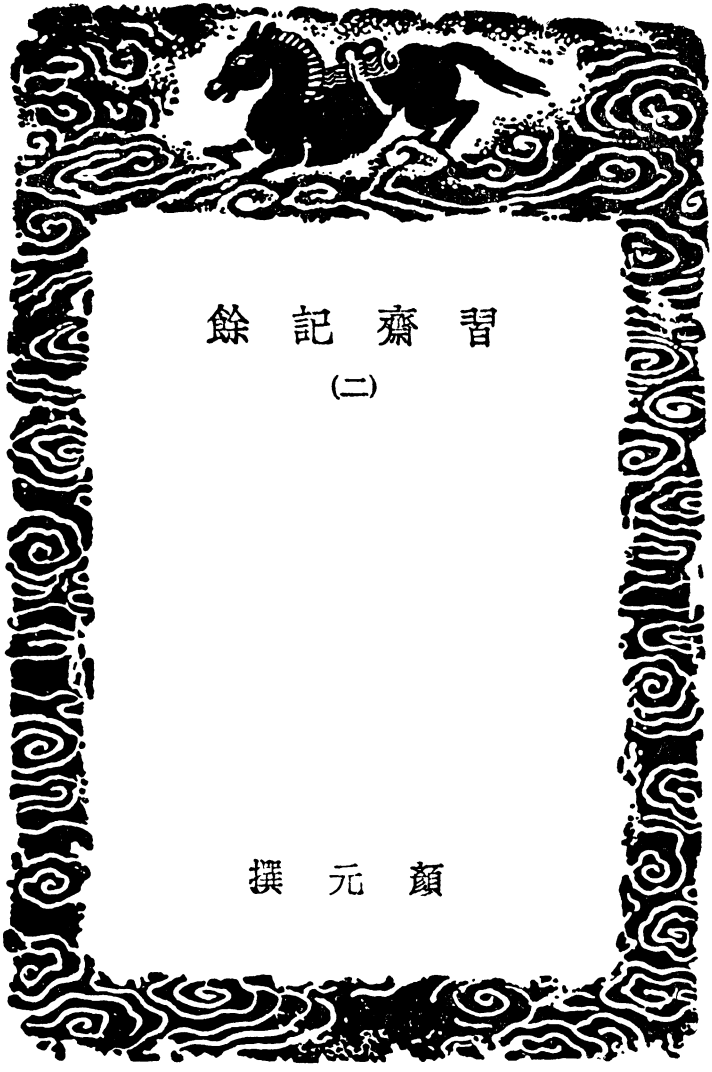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習齋記餘

(二)

顏元撰

習齋記餘卷六

評潮州謝表

論佛骨遭貶此君子含笑入九原時也只不能堪其孤苦貧窮表中便盈幅媚氣與送窮文相表裏文公所以爲文人之雄非聖賢骨力也王伯安在龍場鞅鞅差强人意士君子立身行己觀於此可以知所勉矣

看通篇不敢再犯憲宗一字到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飄之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希以封禪起復幾於喪心昧志大類萊公天書矣噫

評答孟尙書書

僕不與僧道交也交之必勸以歸倫從我乎交斯厚矣久之挽入人羣矣三語之而不從絕不復見今文公不能化太巔而反許其聰明識道理彼不察於人倫何聰明之有叛常喪心何道理之有外形骸無滯礙正是禪公乃喜之乎往來贈答是夷蹟結社矣且其所遺之衣服用吾中國平人之制乎抑從其佛者一袖之裁乎要之公但不惑於禍福尊奉其教法耳中實未能洞晰其邪慝也若遇釋迦恐未保何如但其一段毅然辯闢亦足開世人之迷惑終吾黨之傑也

評與荊南樂秀才書

吾每閱文人論文及作爲文工夫便頭痛欲嘔一恨此物此事之誤蒼生也一笑其向無用處耗心力也

一笑其最易事視爲最難事。不知自厭其卑俗而反自市其能也。乾坤中上自唐虞勳華遞次及信靖事業以下至八家之文人。曾泰華之於盃勺。日月之與螢光。幺末不足道。而號大家大家。羞人哉。

評柳州羅池碑

子厚文人耳。又累於王氏。宜其不神也。神亦宜不靈。靈亦宜不祀。乃死而神。神而靈。靈而祀也。天鍾之秀也。秀必著於乾坤。名今古。徹幽明。是以不朽。而況不爲子厚者乎。吾人可以勉矣。

評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文忠之中夜三起。與晦翁之聞警大哭。皆可謂忠憤。而卒不能爲國家發一矢殪一虜也。非學術誤之乎。自言一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見許世俗。何不猛改。與天下圖其有用。而卒偕三五書生。優游朝堂。偷安自娛。作太平無事士夫樣。如醉翁亭自狀。晝錦堂相推。全似燕雀處堂。心目中並不見汴京亡二帝虜方盡力與熱心幹國之宰相爲敵。方忌妒得軍心之大將而阻其任用。其中夜三起憤恥之心安在哉。蓋戎狄侵邊。自古常事二語。是書生之本情。而偶言憤恥。是乍見之天理。吾素閱宋紀。固疑宋儒宋相視爲常事。而不意歐陽無意中露出也。不然終日詩文飲酒。見理邊勝敵者即讎妒之。有此憤恥人乎。即如朱子終日著述靜坐。見一談中興之陳同甫。便斷絕之。而言上表諫和議。志復讎也。有此理乎。尙不如子靜之截甲習射。

總評王荊公上仁宗萬言書

荊公之所憂。皆司馬、韓、范輩所不知憂者也。荊公之所見。皆周、程、張、邵輩所不及見者也。荊公之所欲爲。皆當時隱見諸書生所不肯爲、不敢爲、不能爲者也。烏得不亂公之政於當時。貶公之名於後世哉。史氏將錄此書而先加議論。高奇矯世變俗八字於前。嗟乎。是宋家一代人物識趨卑庸耳。公何高奇哉。宋之世不矯之俗不變之。雖有堯舜何以爲治哉。吾猶有惜也。惜公不能矯不能變也。以公亦務讀解詩書亦以帖括取士也。矯世變俗。當以此二事爲第一義。之二者普天大害之根源也。變此二者。撥亂反正之權輿也。二者變諸政沛然矣。

閱張氏王學質疑評

前序、陸隴其稼書氏筆也。詩書禮樂輕。

評曰。禮樂之輕久矣。非特王門爲然。未可以輯禮樂書便謂朱門重禮樂也。

總評曰。萬世道統至孔子而局變。以其未得邦家而爲君相。吾儒之體用未全見於世。是以造就七十二子。成一代太平之材也。作二百四十二年之書。定一代太平之略也。凡其所刪定。皆厭其浮文繁多。只存其致用須行者數策。期後世按譜操琴。據方療症。開百世之太平。則亦何嘗不作千萬年君相如堯、舜、湯、文、稷、契、伊、周哉。可怪漢家老儒。誤視經書爲道。而以注疏爲學矣。至宋儒則更誤。蓋注疏未改於漢儒。而靜覺更參以佛老。方且口頭爭長。分門攻惡。曾未見一人取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而習行以爲學教者。胡文昭頗得孔子之心。橫渠次之。明儒則韓苑洛先生近之。人不知宗法。顧徒彼詆程

朱。此攻王陸。成聚訟之儒運也。哀哉。

學孔子者。舍朱子莫由。

評曰。適越而北其轅矣。

稍稍知朱子未可厚非。

評曰。兩家俱未可厚非。

專主王陸。習氣使然。

評曰。先生輩亦是習氣使然。

非朱子眞面。卽非孔子眞面。

評曰。先生曰。朱子眞面卽孔子眞面。宗陸子者曰。陸子眞面卽孔子眞面。嗚呼。誰知孔子與朱陸各面其面乎。評夫善惡兩存至不可入口矣一段曰。格言可佩。

評留心傳注曰。以此爲明道乎。可詫。

評朱子之言如食可致飽一段曰。衣食宮室藥餌之言朱子還擔不足。譬如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言。豈不令飢寒者立死。露處與疾病者立斃乎。

總評張序曰。武承先生謂數十百年此道須光照。王學未有不廢。此必至之數也。陸王之學。爲之甚難。莫道陸之得王不易。雖傳之失眞。如龍谿諸人資性亦不多見。以其直見本心。百善俱集。非中人可能。

而禪宗亦非中人所可領會也。又不許讀書。又不理會氣象。凌高厲空。從之無由。故必廢。朱學種種反此。中人尤樂入。故必興。然顯功倍多而隱害倍甚也。其誰知之。

評事事物物至耳卽聲也一段曰。闢辨王學句句剴切。然朱學之異於孔子者。亦正在不能於事事物物上做工夫也。孔學是要能其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朱學只欲解其理。故曰幾時讀盡天下許多書。

評孝之理不在父至必不免矣一段曰。先生之辨王學。有耳者能聽。有目者能見。雖使朱子復生。不過如此。然卽以此勝王學而使之廢。吾道不明不行自若也。何也。吾夫子之道。合身心事物而一之之道也。吾夫子之學。學而時習之之學也。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以至兵、農、錢、穀、水、火、工、虞。莫不學且習也。故曰博學之。朱子則易爲博讀之。觀其言曰。不讀一書。則一書之理不明。又曰。凡書須讀取三百徧。考其功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看理都只在此書矣。以視夫看理都只在此心者又何如也。

評天理無處不存至爲人矩度自在也一段曰。洞快淋漓。讀之欲舞。如此見解。儻聞孔門之道。豈非蒼生之福吾黨之幸哉。

評此言是矣至不可救止也一段曰。宋明兩代之不競。陳文達一言盡之。曰本朝是文墨世界。明太祖洞見其弊。奮然削去浮文。釐定學政。斷以選舉取士。可謂三代後僅見之英君。卒爲文人阻撓。復蹈宋人覆轍。則慶歷學術之雜亂。啓禎國事之日非。皆崇尚浮文之禍也。今先生專委於王學而咎之。南宋

專崇朱學上下肯靡陸子未之顯也而時勢日去則誰之過哉

評去不正以全其正至無忌憚而已矣曰格正也先生自有解云爲善去惡是格物下手做工亦不誣人但於格字不肯朱注窮至事物之理又明是致知在致知矣且於格字訓窮亦未聞謹附拙解於後請正有道　按格物之格王門訓正朱門訓至漢儒訓來似皆未穩竊聞未窺聖人之行者宜證之聖人之言未解聖人之言者宜證諸聖人之行但觀聖門如何用功便定格物之訓矣元謂當如史書手格猛獸之格手格殺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義即孔門六藝之教是也如欲知禮憑人懸空思悟口讀耳聽不如跪拜起居周旋進退捧玉帛陳籩豆所謂致知乎禮者斯確在乎是矣如欲知樂憑人懸空思悟口讀耳聽不如手舞足蹈搏拊考擊把吹竹口歌詩所謂致知乎樂者斯確在乎是矣推之萬理皆然似稽文義質聖學爲不謬而漢儒朱陸三家失孔子學宗者亦從可知矣

評致知格物原爲誠意而設至用以講學可歟一段曰立言原有病只因有心與朱學水火便說來不合理元以爲實宗孔門三物之學葛藤自斬不必辯又何拗乎

評善惡兩端誰不知之至何從而爲之去之一段曰說來極悅人心目然失周孔學宗以致窮理主敬誦法程朱者濟濟而在上在下不見一達德兼備之才朝廷邊疆不見一致用成功之士漫道顏曾雖冉有樊遲之儔亦不可得嗚呼其果孔門之主敬窮理否耶

評若此則凡經書至兒童戲論也一段曰武承未會陽明闢朱注之意故批之不透恐謂甯上去窮字

下去理字卻勝似有此二字蓋致知在是物上便親見了那物不尤勝於宋儒與今人全不見梅棗使自謂窮盡酸甜之理乎嗟乎通五百年學術成一大謊其如此局何哉

評象山陽明言理皆惡分而喜合至學術殺天下先生其自言一段曰象山陽明知惡空言知而並不實知之弊故力言合言至快處一若言知可不必言行言行可不必言知者既不足以服宗朱者之心言到空言知之弊可惡處便痛罵之又適足以激宗朱者之恨吾友刁文孝與武承輩又知惡空言致知而全無持循下手之弊故力言分其言至快處痛罵處不足以服其心而適足以激其恨者亦同故兩派爭辨成聚訟之儒運總之皆由失周孔三物之教而徒求之口頭紙筆也試觀堯舜以來孔子以往焉用此喋喋哉

評六經皆我註腳曰此是陸子最精語亦最眞語我者天生本體也卽萬物皆備於我之我六經是聖人就我所皆備者畫出非註我者何武承亦執以爲罪案輕視我字乎抑重視六經乎有不必註腳之我堯舜五臣是也有讀盡註腳全不干於我歷代文人是也有習行註腳卽盡其我周孔三物之學是也兩派學辯辯至非處無用辯至是處亦無用蓋閉目靜坐讀講著述之學見到處俱同鏡花水月反之身措之世俱非堯舜正德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路徑雖致良知者見吾心眞足以統萬物主敬著讀書認吾學眞足以達萬理終是畫餅望梅畫餅倍肖望梅倍眞無補於身也況將飲食一世哉有志者苟得吾存學編之意兩家之是非總可勿論直追三事三物學而偏者賢全者聖一切故紙

堆宜付祖龍矣。

許豈無誤認非讀書討論而徒自爲精察。未有不偏弊者曰。朱門一派。口裏道是即物窮理。心裏見得。日閒做得。卻只是讀書講論。他處窮事理之理說教好看。令人非之無舉。此處現出本色。其實莫道不曾窮理。並物亦不能即。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那曾去格物。莫道天下事物。只禮樂爲斯須不可去身之物。亦不曾即而格之。如書本上講祭祀薰蒿愴悽等透快動人。及修家禮膟膋聲臭全廢。居子斬衰喪墨服行祭。是不曾即禮而格之也。語錄中或問古人教樂。是作樂使童子聽乎。抑令自作乎。如朱子以樂爲學教人。自無此問。況亦自言禮樂射御等。俱是該做得。今日補塡實是難。不如先去誠正。是不曾即樂而格之也。且書本上所窮之理。十之七分舛謬不實。朱子卻自認甚眞。天下書生遂奉爲不易之理。甚可異也。如鄘詩蝃蝀。朱子注天地之淫氣。不知卻是一蟲爲之。鴻書言其身如龍。頭似驢。張太嶽集中云。見其形似大蝦蟇。予入郎山。親見打虹之鄉。旱則羣然投石澗中。打中則赤碧氣升數丈。不數日雨矣。古人制字。與虹俱從蟲。蓋有見也。又如中庸注鬼神爲陰陽二氣屈伸往來。下文孔子明言使人承祭爲廟中鬼神。且世人經見。許多聲形可據。僅謂之氣屈伸可乎。易云遊魂爲變。又何說也。總之。願天下掃淨書生見。觀法孔孟。以前道傳可也。王學誠有近禪。僕亦非敢黨王者。

許先生謂制禮作樂一段曰。此處駁王學甚痛快。然朱學一味蒐討裒集。全不習行。夫講解千卷。何如習行一二也。識者又當著朱學質疑矣。

評古之正心者無此說句曰武承謂古之正心者無此說何不思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古之言學者有此說否乎兩派迷而不返周孔實學不復乾坤不知何底矣

評嗚呼是何言一段曰朱子看陸子之弊甚透王子看朱子之弊又甚透而不思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果何道也聖道之亡豈非天哉　吾嘗見宗王子者指朱子爲門外漢吾不與之深談其意中尊王而詆朱未必不如是也噫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不殺人耶今天下百里無一士千里無一賢朝無政事野無善俗生民淪喪誰執其咎耶吾每一思斯世斯民輒爲泪下武承顧謂朱子之道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今之世家咿喔人朱注雄傑者靜坐讀書著書立言以纘朱子之統朝廷用其意以行科甲孔廟從祀以享蒸嘗尊奉漸擬四配朱子之道可不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則掃地矣嗟乎吾甯不知此言一出爲天下罪人哉吾當泪下時願爲罪人而不遑恤矣

張氏總論評

評天之道非別有一物至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一段曰讀之鼓掌叫快又拱手起敬

評堯舜十六字而外至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一段曰更快更精一若見吾存學而出者具此識力亦爲宋家理學籠蓋不見聖道惜哉試看朱學知此乎

評謂增霸者之藩籬曰此句誣矣晦翁恐未見霸者藩籬尙能增乎

評朱陸並行不悖句曰亦是孫徵君苦心

評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句曰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王子亦甚苦讀朱陸二子往來劄函固各執甚堅而陸子似尙有顧戀包容之意朱子我日斯邁數語反覺褊小然其論陸子云一時被他悚動的亦甚淸只是沒的箚又曰八字著腳我與子靜外未敢多許人則前輩爭辯中尙寓推服顧惜之意大不忍一門兄弟相打攘也後人一味攻擊失之遠矣

總評曰吾觀質疑而嘆聖道之亡也不亡於愚夫愚婦不亡於豪傑善人偏亡於注疏章句立宗傳講學之儒生何云乎爾愚夫愚婦不識不知行其日用飮食卽道所在也染於習俗而偶出乎道不足惑世惑亦愚夫婦也善人豪傑不法古不讀書率其資性之所能行其心思之所欲見父而孝見兄而弟見貧苦而濟或遇世變而效轉移或重然諾而輕生死激於情而常失於中然不可以言罪罪亦善人豪傑也皆不足以誣世雖生聖人之世不被堯舜之誅孔子之惡然堯舜孔子之世亦不絕此人也卽不足以開務成物猶之時行物生皆天道也至於注疏章句之流誤認刪述爲聖則注疏孔子之所刪定爲賢不知孔子之聖不在刪述也刪述者孔子之不得已也孔子所留經世譜也而竟以文字讀解爲學胥天下人而納之無用胥聖賢經傳而玩爲空文褻經侮聖莫此爲甚昔申公對武帝猶知爲治在力行鄭康成盧子幹尙能以治天下之道啓告昭烈於貧賤時則漢儒尙加宋儒一等宋儒著作繁於兩漢而禪宗尤爲頑不可破之惑章句之惑陸輕於朱禪寂之妄朱減於陸遂各立宗傳標門戶以

相角而其支分蔓引者見地更不及前人而爭辯詬詈益甚起端者如耽詩畫說閒嘴之子弟堂構耕耘之不恤也繼角者又如兄弟爭詈鬩毆干戈辭訟日循焉世世相襲而益甚所惑者偏聰明雄特之人坐罪者偏聖賢自命之子家聲烏得不廢墜祖產烏得不蕩敗也哉

王學質疑跋

噫予之評王學質疑也宗朱學者見之必怫然怒謂予黨王子而護之也然予則分毫不敢爲王子恕宗王子者見之又必怫然怒謂予附朱學而貶之也而予則皆不敢予以十九歲列庠末廿一歲遂厭八股業而棄之從事史鑑廿三歲得陸王二子語錄而始知世有道學一派深悅之以爲孔孟後身也從之直見本心知行合一元雖不敏一若有得於二子者其時著求源歌大盒小盒歌格物論大約皆二子宗旨也見者稱眞陸王至二十六歲得性理大全見周程張朱語錄幡然改志以爲較陸王二子尤純粹切實又謂是孔孟後身也進退起居吉凶賓嘉必奉文公家禮爲矩矱奉小學近思錄等書如孔子經文人或有一言疑論諸先生者忿然力辨如詈父母元雖不敏一若於程朱諸子稍有得者由甲辰至戊申日記中俱可按也元平生之篤服兩派先生也如此受教沐澤於兩派先生也如此將謂叛其道也敢乎哉將謂反操戈也忍乎哉第自三十四歲遭先恩祖母大故一一式遵文公家禮頗覺有違於性情已而讀周公禮始知其刪修失當也及哀殺檢性理乃知靜坐讀講非孔子學宗氣質之性非性善本旨也朱學蓋已參雜於佛氏不止陸王也陸王亦近支離不止朱學也痛堯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生民之塗炭

至此極也。遂有存性存學之作。聊伸前二千年聖人之故道。而微易後二千年空言無用之新學。幸學者靜辨之。若云乾坤中朱陸兩派相爭。予又故開一派以與兩派相角也。是則罪之大者。則予豈敢。則予豈敢。

讀刁文孝用六集三卷評語

與李蓟州潛龍書

評管陶二公一段曰。淵明品節自高。然野酣放廢之態。終不離晉室人物。幼安則學眞飭身。德眞型俗。吾欽爲漢末第一人。體用兼該。三代之遺儒也。先生似若憾其不爲宋儒者。宋儒只多得講學著書身分。恐尙遜管者多也。

答范定與銓部書

評陽明所謂致知格物者一段曰。此段雖未必卽孔門的解。然卻不誤人。程朱窮至事物之理。分明致知在致知矣。某有格物解在存學編。亦未敢自信是孔門的解。但以孔子之學之教證之。似不誤。惜當日未及面質而先生歿。憾事也。

評所賴銅筋鐵脊漢一段曰。文孝自道也。迄今讀之起敬。

總評曰。范銓部雖生同郡同時。某以傑溺自牧。足不出里巷。曾未聞其何許人。而先生交人。便望以擔荷道統。一種赤心。使人拱額。其亟爲程朱撐持門戶。眞有篤信守死之氣。使某得早悟學宗一載。翻出

孔門格物眞宗。先生之擔荷聖道更不知何如也。乃徒生前承提命共衍朱傳。竟未獲覿面申孔道。大暢三代以上學宗也。讀至銅筋鐵脊一段。止令我泫然追惜耳。

與史子敏論史書

評繼統非繼嗣一段曰。繼統者、繼祖宗之統。非以嗣先君也。繼嗣者、先君生前立某爲太子。或遺詔立某爲嗣也。某初亦如先生見。後乃知文忠是漢文。豈可曰嗣惠。

評至於祧仁宗祔與獻猶爲不經一段曰。眞不經。華亭永嘉胥有過焉。

評然則議世廟之禮當如明道先生說一段曰。必曾立爲先君嗣乃可如明道說。若如漢文帝、明世宗、嫡派既絕。則二帝固二高之正統矣。豈可作惠武嗣乎。羣臣原見未的。

評且於世廟稱魚水歡、使其心果出忠臣一段曰。此段爲永嘉責備極善。某觀明史亦有此意。永嘉在天之靈當斂手矣。

評六經之書皆聖人不得已而爲言也一段曰。絕世巨眼。非眞有所見焉能道出。

評校士命題以經不以傳一段曰。卽如先生高見。命題以經。主胡傳與諸經同爲文。亦斷不能復覩聖人面目。試觀諸經試文有用否。總之鄉舉里選之典不復。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之道不行。千經亦文字耳。六經何爲惜乎。惜某存學存治未獲就正先生也。

評朱子綱目雖本溫公一段曰。某妄謂春秋是夫子借桓文事跡。譜其爲東周手段。故曰志在春秋。故

曰見諸行事深切著明伊川經世大法一語近之綱目倣彷佛文法耳然二先生之爲學爲教與斡旋宋世者分毫未得春秋作用其可謂與尼山若合符節也哉惟書法多合夫子筆意則先生稱許未爲過也

總評曰先生熱心斯道得子敏史遂反復數萬言諸端暢發不肖無福四存編成先生捐客矣曾不能復得如先生者相討論荷指摘也二十年來追慕心摧憶燈下談史惟李世民一案曾辨駁數四訖未折衷而哲人逝矣痛哉

讀刁文孝用六集四卷評語

與高錫山學憲書

評曰私淑心切獲交賢裔先生之心快矣忠憲之神更快

答張公儀書

評前闢逆之禍一段曰吾郡有先生常山有公儀端皇帝得此二未宦臣千秋奇節明室亡而不亡矣

評吾不知考叔所錫者何類也至於伐許之役一段曰在醜不爭考叔有媿矣先生責之尤當

總評曰道義相切劇二先生眞古人交也某何幸參其末

答王五修書

評曰尺幅中具見古誼方是先生文方是先生事

答南僧書

評曰子瞻可惜顏富二公更可惜某於喚迷第四篇極力爲名儒而心佛者洗發多合作中大義先生蓋先得我心矣

讀刁文孝用六集五卷評語

易酌序

評曰文孝一序可謂見心於易者矣可謂見易於心者矣是易學以理勝者自此世有刁子易

辨道錄序

評曰某讀過有無限悲愴斯道自羲皇堯舜至我孔子一體相傳無庸辨卽辨亦辨其叛道者辨其似道而亂道者如楊墨鄉原之類後世道學某之愚皆未窺其奧不知尙是羲皇至我孔子之道否而朱陸之辨成聚訟矣欲奮筆參一議恐兩家之訟未平又增三造觀者但取我刁先生拳拳衞道之心他日當於存學編見某之不得已矣

仁輔會序

評曰當日社衆爲誰乎何祁陽不見一唱和先生者起也負此切望多矣某曾面承提命幾欲爲先生任見知之擔然質庸志輭未能勁豎脊肩如徽君之於伯順讀此序媿無地矣

家譜自序

評飢焉爲之食一段曰自貞惠傳家文孝繼業恤族睦宗種種不可更僕義田尤甚鉅典是眞修譜某粗就家乘媿無實德

楊忠愍家訓序

評曰幾亭謂文成而外莫若忠愍服其有用之才耳先生獨知忠愍以學以學苑洛之道也然苑洛之道甯第祖橫渠宗涇野哉兵農禮樂屯田水利是孔門學教正派也某論學宋儒主胡文昭陳文達次之明儒主韓苑洛楊忠愍傳焉苑洛之道非忠愍善學不出亦非忠愍好用不見文孝曰幾亭知言哉某則曰先生知人哉知道哉

淵穎子集序

評曰淵穎子雖同郡某不知其人也惟在易水一晤得見其日記凡目覩一人耳聞一語必記之好詩酒又善鐫隨所作遇石便刻之吾友王五修指以詔予曰是徽君所深許者今得從徽君配享五賢祠神得徵君而祠祀文得文孝而序傳淵穎子幸矣哉

讀刁文孝用六集七卷評語

綱目郤超書法論

評尹氏謂超慮其父愔哀惋成疾一段曰尹氏發明沒晦考亭筆法多矣予嘗臆斷其爲臣必不忠

王魏論

評曰尹氏謂王魏食高祖祿爲高祖臣不應爲建成死予嘗駁之云尹氏吾未論其世其爲臣必不忠夫食君之祿居君之位君命一城守之城亡與亡君命一軍將之軍敗與亡今君命一太子傅孰與一城一軍而乃曰非吾事也自有吾君在其昧人君之義亂天下之經可誅矣先生爲所誤而有此論然平日所尊信程范亦抹殺可異也況論世民一案全不向高祖著眼吾君在上而弒太子吾父在上而殺長兄殺少弟翦六姪遂迫父奪位幽之別宮天理盡滅大凶極惡肆行無忌千古未有如世民之甚者當日天策府衆俱在必誅不赦爲亂賊之黨魏徵尤甚而後世不能斷此獄是以明初有朱棣效世民而尤甚焉噫乾坤中尙堪有先生此論耶先生集中乃堪有此論耶

讀刁文孝用六集八卷評語

李泌陸贄論

評曰吾文孝博極羣書晝讀夜思辨道急著述爲業但高尙其志經濟未見之當時讀此可想見其出身立朝本領

劉晏論

評曰以某觀漢、宋、元、明來儒未有不腐者天下事既不能做又任放其口筆說壞其必當舉之政必當用之人如理財自是周官大學所必舉腐儒惡聞之目劉公爲言利之臣夫利者義之和也論中不有晏佐軍與李郭諸公無所施其補浴快哉言乎宋人道學輩出一代所欠智勇兩班孔子所稱達德也

見一趙次張曰用之必爲曹操見一陳文達又曰用之必爲曹操噫趙家三百年中袖手靜坐談天說性把筆著作者車載斗量求一謀國定難如子房淮陰者固不可得卽料敵制勝彷彿孟德一二者誰乎惟丞相周葵言於朝曰天下事吾輩旣不能爲又忌人爲之是使天下事皆廢矣卒之一代文人誤國坐此三言其禍燄流今日而益甚也吾文孝特拂拭塵埋而標出劉晏與不肖別出胡文昭陳文達爲儒者正派同一苦心也讀此論者誰敢議先生腐願天下皆去腐見乾坤幸矣

張全義論

評曰循吏民之父母也德足以長人者優爲之忠義天之柱石也非抱聖賢之骨而饒豪傑之氣者做不出亦做不成魏之王祥周之范質何等人品天下繫望而皆屈膝事仇忘其爲賊曾何足爲全義質乎噫文孝殆非爲唐之全義發論也

讀刁文孝用六集九卷評

宋太祖殺張瓊論

評曰張瓊一論先生有君德焉末責舉朝諸臣未聞一言先生知臣道焉而天竟以潛龍老先生如元輩亦不得附驥尾而千里命也夫

程蘇論

評曰先生篤服二程擬顏曾而此論責備嚴刻不遺餘力可謂不阿所好矣

吳夷簡論

評曰呂公與諸君子相冰炭某未詳其故然爲宰相而不能包容人才融銷同異則得妒賢嫉能之罪也亦宜至於廢郭后一案當時已有順父出母之議先生仍之元友王法乾稱爲眞大臣其言曰君臣父子大異君者天下之義主爲天下正三綱五常者也宰相佐天子正綱常者也郭后既無穆木鑫斯之德而悍毒至傷帝頸不廢之不可以爲帝矣呂公特見出於宋人之上彼以父母比君后者不知察於人倫者也僭附於此以備參考

李綱論

評曰伯紀爲北宋垂亡第一人品弇州文人妄肆詆毀原尺霧不足以障太清然巧弄文筆遂使耳食晚輩因以改觀得先生此論滌拭寶鼎復光然元因重有慨於當時也以宋世之積弱當强仝之猛悍雖使專任伯紀竭其心力恐亦如諸葛之抗魏嘔盡心血僅足撐持況忽予忽奪動輒掣肘乎其病皆坐宋代以文字取士廷無識時致用之才朝多妻菲黃白之口曾不得使孤忠妥身畢力爲社稷生民斡旋數載則斷喪趙氏家緣子女者皆當日之王弇州也又堪後世局外之弇州亂是非乎噫甯獨趙氏之伯紀被弇州誣世之弇州又豈獨斷喪趙氏家緣子女哉國家科甲之轍不易道學講著之套不更吾恐局內局外之弇州世代有之世代被斷喪者正不止趙氏與繼趙者之趙氏傷哉

張浚論

總評曰論魏公乎教後世之爲魏公者也相臣各書一紙置諸座右日三復之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卷評

重修開元寺寶塔碑記

總評曰道在心中言在事外何文不可作子瞻佞佛之文傳笑千古只因胸中原無吾道爲宰耳

宗人義田記

評曰文正吳中義田作相爲之也貞惠及文孝父子以處士惠族置義田百五十畝此近世所未聞文中一片慈惻布濩使人媿汗其族人世修祭祀宜哉

重修秦王廟募疏

評曰世民天性殘刻骨肉相傷而撫下惠民市德表功必有干譽百姓處故廟祀儼然迄今未厭文孝抏揚俱本史氏原文只尉遲恭當高祖在上弒太子殺弟王披甲持矛驚犯至尊謂之忠義磊落信乎元不敢以扶同附和評先生文也

上谷會語引

評曰此會成於介翁當時郡中之賢蓋多預座其聲氣相投即識論不必相合而不害爲同道者十卿薦馨也即聲氣相左且識論亦不相合而亦不害爲同道者呂聘君文輔管處士青陽也蓋吾道正於不同處見其文也故曰白鹿一會朱陸異見而千古傳之如此勝會自宜詳臚其人並詳錄其辨更爲

備美。元時方幼少。未與其事。長頗聞之。猶記一款講春秋滕子來朝。文孝依胡傳滕侯爵也。因黨附弒君遂貶而子之。呂聘君謂滕侯始封爵也。必後王因罪降爲子。孔子不敢奪人侯而子。若爲春秋所不子。或不書某侯某大夫而人之。無奪爵降貶之例。惜此等失記。令後人不見先生度量之大。吾郡名士之多。與吾黨明辨之直也。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一卷評

進王介祺說

評王介祺常揣摩聖人之心而爲說曰一段曰。一部春秋。了當於五公數言矣。

總評曰。兩先生揣摩聖心處。皆是自揣摩其心。做得一生。莫道聖人之心未完。自心亦未慊。然僕周旋兩先生之側。莫道完慊處無聖人之分毫。其做功處亦無兩先生之萬一。媿死媿死。

儉約

總評曰。徵君六器約。先生八器約。率用國奢示儉之義。吾黨亦多奉行之。然今天下之趨於奢者衣食間耳。至於起居、進退、日用、周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之儀節。則率從苟簡。士君子亦不免焉。僕竊謂宜翻吾子甯儉之案。崇曾子國儉示禮之道。媿僕非其人。又未得如二先生同心立約之友。奈何奈何。

四書首篇約義

評曰。吾存學編之作。只爲二千年紙上有四書五經。口上有四書五經。吾人身家、朝廷、政事、海域、邊疆、

上全不見四書五經也。先生統五經於四書。又統四書於四首篇。分一本而散殊。又合散殊而一本。信口拈來。頭頭是道。卽起周、程、張、朱而面談對講。不是過也。印之於心。足以自娛。傳之於世。足以悚人。而僕以爲終是紙筆口頭上之四書也。亦猶是周、程、張、朱之能事也。先生斬服報未立朝之端皇。則學明其臣之德而修其臣之身。是卽率其臣之性。是卽時習其臣之學之君子。而身不遺親。義不後君。而不言利者矣。置義田嚴城守。送難婦終操守。是卽敦睦九族。平章百姓。明明德於天下。合天人而時習乎位育。體仁義而不以利爲利矣。尙猶是紙筆口頭之四書也哉。僕以編存學。先生以身存學者也。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二卷評

性善一則

評曰。講性善拋卻氣質。靜敬話頭。其全生全歸者。專要救濟乾坤兄弟。不得手。退而從事。言有教六語自全其性。卻仍想著萬世兄弟。不肯獨善。元雖父事先生。第謂是宋儒後身耳。此一則使加程朱一籌。

朱陸三則

評曰。予初從陸王入手。繼見性理周、程、張、朱之書。又交先生。遂專主程朱。莫謂聞詆毀伊川、晦庵者怫然怒。但聞朱陸互有長短者。亦怫然怒。嘗稱周元公眞聖人。朱文公眞聖人。不惟舉諸口。亦已筆之書。迨讀朱子語錄。有云江西頓悟同市事功。斷卻兩路。方可入道。遂疑二子必是異端。此時雖有以二家書進者。必擯而不觀矣。惟戊申遭喪後。忽覺程朱非孔子正派。始思二家書。以朱學大行。二家高閣。求

之十餘年。得象山全集於陳太守家。得龍川集於蕭扶溝家。乃知趙氏運中學術原有此三派。皆非周孔舊道也。然使文達之學行雖不免雜霸。而三代蒼生或少有幸。不幸陸朱並行。交代興衰。遂使學術如此。世道如此。是以僕心大懼。不得已著存學一編。效諍論於兩派諸先生。將就正於我文孝。不幸捐館矣。讀此一則。尊聞行知。其篤信守死可敬也。元未敢以爲非。姑參一議於此。與有志於道者共商之。詳存學編。

堯典六則

評曰。著眼欽字。方謂知書。不著眼、則讀書終不謂之知書也。著力欽字。方謂學書。不著力、則知書終不謂之學書也。然則四書五經皆有著眼處。人人口頭想能言之。著力者誰哉。故曰。孔門之學亡矣。

舜典七則

評人之性於是盡矣一段曰。方敍帝政忽出人之性盡矣一句。則先生之見性獨有會心。知此則予之三存編皆可以不作。

總評曰。今天下讀書者固見二典。即不讀書未有不讀孟子者。獨不思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之所以治民者何道也。不外三事、六府、九功、九歌、咸不外是。即命官命之爲此。詔牧詔之治此。盡人之性、盡物性。先生謂居然有治天下全局在胸中者。舍三事、六府、何以哉。西漢而後。不賊民者鮮矣。

春王正月八則

總評曰先生此作先獲我心者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二語元謂古聖人制歷明時天王頒之諸侯諸侯藏之祖廟每月朔告而尊行者行其欽若之事授時之政也後世純用小術敷衍干支行宿之文加以建滿平收之妄徒視爲卜吉之書而歷之本義亡矣尙曰法孔子行夏時也謬矣一部春秋是孔子借二百四十年事自譜爲東周手段世儒全未夢及先生謂舉平日所講求一一見諸行事此二者眞先我見到矣發我所未及者二元自少未治春秋憑夫子自言志在春秋深切著明二語知春秋非世儒所論耳見以天自處口代天言身代天工不覺喜躍至天子之居乘衣服食器莫不以時異更嘆古聖欽若周詳不但行政教民仰法天時也喜聞所未聞此發元所未及也但孔子改時不改月一語恐未然孔子時月俱不敢改也行夏之時一語因是顏子王佐之才問爲邦故將損益因革兼統四代制作與之參酌謂應運而興作君作相當如是治世耳豈當姬姓爲王天命未改夫子遂敢生今反古用夏時乎且經明言春王正月顯是周天王之時之月從周之素願尊周之苦心烏得分毫自用乎況夏時是以寅卯辰三月爲春巳午未三月爲夏若以夏時冠周月則止有春三月又焉得有春正月春二月乎止有夏六月又焉得夏四月五月乎秋冬不當俱紊乎今四時十二月通無異時傳明言春正月日南至確乎時月皆周而先生泥宋儒之夢解或未之思乎

穆息生問儒者諱言武備否

評曰。兵學恐非先生所長。故答中亂引經語。未見一棒一痕、一拍一血之意。

希聖堂學規

評卽先儒所謂氣質好而百事皆當也一段曰。氣質好而百事皆當。正宜擴充葆攝我本來氣質。乃宋儒以爲有惡。何也。

人論 申戌

太極肇陰陽。陰陽生五行。陰陽五行之清焉者氣也。濁焉者形也。氣皆天也。形皆地也。有天中之地。若山樹出地上入氣中。及星隕皆成石。日月星辰皆出地下是也。有地中之天。若穴井泉脈入地下。通形中。及蒸蒸成雲霧發生草木者是也。天地交通變化而生萬物。飛潛動植之族不可勝辨。形象運用之巧不可勝窮。莫非天地之自然也。凡主生者皆曰男。主成者皆曰女。妙合而凝。則又生生不已焉。其生也氣卽天氣。形卽地形。其爲生也皆納天氣。食地形。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父母者傳天地之化者也。而人則獨得天地之全。爲萬物之秀也。得全於天地。斯異於萬物而獨貴。惟秀於萬物。斯役使萬物而獨靈。獨貴於萬物而得全於天地。則無虧欠於天地。是謂天地之肖子。獨靈於萬物而爲秀於天地。則有功勞於天地。是謂天地之孝子。何言乎肖子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兩目象日月。股肱胸臂象山嶽。五臟象五行。腸胃膀胱經絡象江河大海。徧體小孔象星辰。鬚髭毛髮象草木。三百六十骨節象三百六十度數。十二經絡象天地十二運會。是謂形象。飛者遊空近天之運。而羽毛不坐。不肖地之靜。潛者鱗介不陸。亦不肖地也。

植者踏土。近地之甯而枝葉不行。不肖天之動。動者蟲獸不立。亦不肖天也。惟人則兩手遊空似飛。象天運也。兩足踏實似植。象地甯也。宮室舟楫可陸亦可水也。且魚遊水。人遊氣。是亦潛也。坐臥起趨。可伏亦可立也。且毛不裸。裸不毛。人則亦毛亦裸。是亦動也。至於寤寐。象晝夜。喜怒象春秋。作息象冬夏。聲音象雷霆。氣液象風雨。呼吸象潮汐。長育男女。造製百工。象化生萬物。是謂用肖。人君立君綱。能爲天下主。則爲一世之天地。人父盡父綱。能爲一家主。則爲一家之天地。人夫振夫綱。能爲一室主。則爲一室之天地。人而仁。則慈愛惠物見之於倫爲父子親也。配德於天地之元。人而義。則方正處事見之於倫爲君臣義也。配德於天地之利。人而禮。則辭讓居心見之於倫。長幼敘也。配德於天地之亨。人而智。則是非不迷見之於倫。夫婦別也。配德於天地之貞。人而信。則至誠無妄見之於倫。朋友信也。配德於天地之太極。是謂理肖。故曰人者天地之肖子也。何言乎孝子也。種樹稼穡。修築宮室。灌溉園池。以增潤地形。飲食其母也。燔柴焚積。薰香蒸物。釀酒揚湯。使氣臭上騰。以宣濡天氣。飲食其父也。至於方澤祀示。圜丘祭郊。埋璧焚脂。太牢少牢玉瓚。繅幣封山告瀆。賓春餞秋。此尤其大奉甘旨。而平常菽水不足言矣。是謂養口體之孝。天命五德。奉持不失。富貴貧賤。安而受之。夙夜寤寐。時存惕若。災苦禍殃。勞而不怨。民胞物與。友于得所。五禮以致中。善敬親也。六樂以導和。善承歡也。是謂養心志之孝。鴻蒙未闢。文而明之。洪水汎濫。掘而疏之。氣數阨在繼體。揖讓以化之。族類暴於殘賊。放伐以救之。乾坤聾瞶。木鐸以醒之。禽獸囂爭。好辨以熄之。小而赭鞭草木以宣陽。日食伐鼓以攻陰。迅雷風烈必變。冬燃火。夏藏冰。凡可燮理者無不爲之。是謂

養疾調劑。諭親於道之孝。繼天立極。肇修人紀。迄今不謂之洪荒時也。名之曰三皇之世。開物成務。平地成天。迄今不謂之文明漸開時也。名之曰五帝之世。禮明樂備。質文互尙。迄今不謂之世運亨泰時也。名之曰三王之世。王綱解紐。亂賊接迹。筆削以誅之。迄今不謂之五霸疊興時也。名之曰春秋之世。是天地反因人而著號。謂之顯親揚名之孝。故曰人者天地之孝子也。其肖乎天地者。人之全體也。其孝乎天地者。人之大用也。故人並天地而稱三才。其尊出萬物之上。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靈異萬物之蠢。故曰人爲萬物之靈。其中異萬物之偏。故曰人得天地之中以生。一體不全則爲不肖。一用不大則爲不孝。是故人而無目。猶天地無日月也。人而傷手足。猶山崩嶽陷也。是謂天地殘患之子。人而不仁。是自斬其生機也。人而不義。是自塞其行路也。是謂天地暴棄之子。諸不能全其人體者視此也。人而好名。是瞞父母而賣好於家人也。人而好利。是剝父母兄弟而竊肥於私室也。是謂天地奸巧之子。人而好殺無辜。是屠戮其兄弟也。人而好淫非類。是奸汚其姊妹也。是謂天地亂賊之子。諸不能大其用者視此也。故不肖天地非人也。不孝天地非人也。人之義大矣哉。昔者蒼頡造字。臣道也。北面而書之。第一畫丿自東北而西南。第二畫乀自西北而東南。明乎其橫塞宇宙也。其形象頭頂天。兩足踏地。明乎其頂天立地也。其音上下齒對而舌適抵之。明乎其與天地參也。六書之法。蓋兼象形會意也。雖然生人之義雖同。生人之方各異。東西南北。地異而形聲各異。至於四海之外。則更異智愚醜美。稟殊而心貌亦殊。至於習染之深則更殊。以至富貴貧賤苦樂壽妖萬有之不齊。凡皆二氣五行參差錯代之所爲而不可强也。而人之自爲則

不以是拘焉。有爲一人之人。有爲十人之人。有爲百人之人。有爲千人之人。有爲萬人之人。有爲一室之人。有爲一家之人。有爲一鄉之人。有爲一國之人。有爲天下之人。有爲一時之人。有爲百年之人。有爲千年之人。有爲萬年之人。有爲同天地不朽之人。然則爲之者願爲何許人也哉。

雷將軍論 丁未

史之難讀也久矣。古人有至高之行。或以不際虞夏之隆而莫著者有之。古人有至大之德。或以不得顏閔之人而莫表者有之。古人有得於天者厚。養於人者深。而偶於一事露其端者有之。古人有定靜之體。而勢臨至險。疑於癡愚之似者有之。古人有具大儒之品。而時際艱危。儕於武夫之列者有之。古人有一端足以測其生平。而晦於上我者之名。泯於同我者之節。且誣於奸人賊子。若譽而實不知之語。令讀史者遂因以爲然。而不更設身處地。以想其氣象。窺其中藏。乃至幽德卒莫闡者。又有之。凡此者皆不足以蔽我。而獨進身於當時。置身於覿面。直見古人之所至。此讀史之所以難也。吾讀史至唐雷將軍郎將萬春守雍邱。爲睢陽將軍使城上與賊潮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賊疑爲木偶人。聞之大驚。未常不異其事。然亦未能免前所言數者之蔽也。既而館辛與靜坐監諸弟子爲文。思程子靜坐如泥塑人。接人待物則一團和氣。忽憶將軍中六矢不動事。噫。將軍之天定矣哉。弧矢之威不劫。英毅之氣不奪。非有至高之行者能之乎。利刃累加而不驚。血肉叢創而不懼。非有至大之德者能之乎。此非所謂得於天者厚。養於人者深乎。此非所謂定靜之體。大儒之品乎。吾竊於一端而測其生平矣。第以生不逢二帝三王之

世。既無聖君相旌異於上。又身未同三千七十之門。無善言德行者推崇於下。是以莫傳則漸隱。莫表則漸疑。疑一端不足以信人也。疑武夫不足遽求也。疑一矢當避。至再至三。未有不避者。況六之而不動。亦癡愚之甚矣。不知夷齊之讓國餓死二事耳。而孔孟爲之闡揚者德何多也。子路結纓一勇耳。而程子以爲可以堯舜。許何侈也。且安史肆凶。兩京不守。天子蒙塵。此孔子備司馬周公秉東銊時也。烏在其不爲武夫逆豎臨隍。益兵相迫。城衆共瞻。一爲轉動。遂至瓦解。烏在其六矢十矢也。蓋鎮靜勃怒之氣交而飛磯雨至若無有矣。噫。將軍之天定矣哉。然而卒莫傳表者。何也。晦於上我者之名也。睢陽望隆千古。德震一時。人不以爲將軍之事睢陽之約束制之。則以將軍之心睢陽之忠義激之也。是以於將軍不暇深求也。泯於同我者之節也。南霽雲求救臨淮。進明不許。雲曰。大夫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義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雲既不能達主將意。請留一指以示信。噫。忠而烈矣。人以爲雷亦猶南忠義所激耳。是以於將軍不暇更詳也。誣於奸賊若譽而實不知之語也。令狐潮謂睢陽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人以爲信守軍令極危而不叛法亦難矣。是以更不設身處地想其氣象。窺其中藏也。嗟乎。激勸於人而爲善者。非眞爲善者也。或勃發倉卒之間。或徇理平常之日。面何地矢何兵。可以激勸而六受也。六受之而不動也。南將軍齧指烈矣。義恨交迫而爲之也。假令齧一齧二或三。非義恨交迫所能爲矣。胡然而六也。胡然六之而不動也。至於守軍令之說。尤爲不情矣。利刃及身。雖父不能保其子。君不能制其臣。即軍法威之。孫吳復出。不去信地已多矣。安得毫芒不動。使賊疑爲木偶人乎。定矣哉。雷將軍之天也。吾

於一端見其生平矣。而因流連於當日共事諸公焉。張得聖人之忠者也。許得聖人之讓者也。而得聖人之勇者。將軍得聖人之養定之極靜之至者也。運斤成風。去面泥而不瞬。固方外寓言。而不足擬之。如將軍者。儻得遊孔子之門。造就至德。其爲堯舜也必易易矣。

韓會狀論

康熙壬子秋榜發。南人韓菼入北監中式。屢於熟輿庸蠢之習者見輒譁之。甚則睨置不齒。某不業八股學者十九春秋矣。偶於友人齋中見之。大快。批其首藝云。人惟自小其人。只隨行逐隊作俗常文。曰非此無以悅時目取青紫。不知科名有命。傍人口吻未必果得。獨出胸臆未必果不得也。觀韓之中式足覘矣。然吾不難韓之才。難司衡者之識韓也。尤難其師友竟使之成韓也。不然、雖有韓才。孰識之。雖欲識之。恐狂國之鍼艾久狂。其韓安所得韓之才而識之。批其次藝云。字字精確。性理皆當闢倒。又批幾得古聖制作本意。痛快淋漓。又批認性教遠過宋儒。超出性理百家諸子之上。而獨得二千年孔孟不傳之祕。千古文也。不特天下文。三藝原評經傳入其手化爲英靈光怪。予駁云。亦英、亦靈、亦光。吾未見其怪也。是猶兩手足人入半身國人人怪之。不知人固兩手足。非怪也。惟於稷教稼蔵月當同禹八年。則如子瞻皋殺堯宥臆想之不必者。亦不敢阿所好也。或曰。向此公在摩勘例。幾離禍。予曰、甚矣、磨勘者之妄也。我無才。天下尚有才。未可屈天下之才皆如我無才乃爲才也。我無學。天下尚有學。未可屈天下之學皆如我無學斯爲學也。今會試鬱邇。韓必元會。又將勘大主裁乎。廷試韓必元

殿。又將勘縣官乎。既三月。或告予曰。子眞冰鏡目。韓果元會且元殿矣。韓以江南童入北監。至此予曰。噫。以韓之文。不得一尾江南庠籍。非不諧一方時好乎。以韓之才。豈容遽者。非屢獻屢刖。不得於江南始思逞於北乎。以韓之才。變調濫竽甯必不得於南。而遂奮袂北行乎。非自信我之爲是。方將以挽天下東泛之波。而必不屑搴裳就乎。於今且會狀矣。天下之文士其孰敢更譁之。更睨置之。更不齒之也。必且揣摩求肖。從韓一變矣。因憶退之云。愈之爲文。小稱意人必小怪之。大稱意人必大怪之。卒之文起八代之衰者。退之也。夫變一世之文者。必不隨一世之文。而一世之文風乃自我變矣。起八代之衰者。必不隨八代之文。而八代之文風乃自我起矣。爲文之道。明驗於二韓如此。況於爲人乎。我爲轉一世之人。必不爲一世之人所轉。我爲轉數世之人。必不爲數世之人所轉。是猶提舁者然。我踞於物之上。始能提其物。我立於物之外。始能舁其物。使我比於物。入於物。而能提且舁者。未之有也。陽明先生桌載器。樓載桌。地又載樓之喻。旨哉。教之矣。會狀與某南北不同地。顯微不同塗。習業不同調。不惟無交臂對譬之私。並無所爲欣羡瞻仰者。第惡夫世之爲文先自小。爲人先自小者。特標會狀以爲勸。且以自礪。儻吾世而有自信其爲人如會狀之爲文者。則鼓舞一世而起孔孟以後十二代之衰學有望。某願奉几杖以從。

廣羽父弒隱公論 丁未

東萊之憾隱公者。以爲必有貪嘉顧惜之形。召羽父之言。夫伐國不問仁人。況對兄而顯言刃其弟乎。此匹夫之前所不敢啓齒。而況千乘之主乎。此敵國讎隙所不得相勸。而況以人臣於吾君。況於慈弟之君

而容以此言請乎。則先生之議。情理然也。至於索瘢於將之一字。謂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予則以爲舍其昧義之最顯最大。而誅其曖昧之隱情。未得斷斯獄之要領。而隱公仍有辭也。何也。桓先君之子。今君之弟。而將來之君也。羽父以人臣而欲殺之。不惟萌之其心。方且出之其口。而公然言之。其欺君無上甚矣。是國賊之不可時刻稽誅者也。爲隱公者聞之。當必赮然震怒。暴其罪於朝。而顯戮之於社。則刑正而義明。桓果長而可君乎。卽告以先君之意。居攝之由。以奉之卽位。猶未可君乎。亦與之同食共處。選正人輔翼之。使之學問以待年。隆以先君世子之禮。小人之邪心不復生。而桓感戴不暇矣。今聞國賊殺弟之言。夷然不少動於中。無怒色。無忿言。僅出爲其少數語。則隱公於其弟亦不甚愛也。假令羽父不告而殺之。當亦不甚惜也。其欲讓之也。特好名之心爲之耳。不惡殺弟之言。殺弟之心也。不從殺弟之言。好名之心也。累於殺弟之心。而失誅殺弟之賊。徒以好名之心與殺弟之心交。而成殺身之禍。此隱公所以及鴆氏也。故吾以爲投機之會。在羽父之誅不誅。而不在一言之將不將。尤在愛弟之眞不眞。而不在授位之斷不斷。雖然愛弟之誠。隱公卽愧。而欲終其讓弟之名。則其本心也。嗚呼。天下甯有無其誠而得成其名者哉。九泉之下。應有不誅羽父之悔。

論開書院講學　癸酉

觀王文成公傳。正德十三年四月至贛開書院講學。喟然曰。此一失、程朱陸王兩派所同也。但一人得志。守司地方。或一人儒名顯著。地方官尊禮。則必建立書院。額其中庭曰講堂。嗟乎。何不曰道院。何不曰學

堂而直以書講名乎。蓋其實不可掩也。亦兩派諸先生迷而不之覺也。試觀堯舜在上而爲君只舉三事六府。命官詔牧和而修之。以布施於天下而已。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試觀周公在上而爲相只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試觀孔子在下而爲師。亦只舉三物與三千人學而時習之。以修齊以待用而已。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經書乃記三事三物之簿籍耳。其有不廢講。則學事學物有不明乃用講辨耳。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不學何講哉。學習躬行。經濟吾儒本業也。舍此而書云書云。講云講云。宋明之儒也。非唐虞三代之儒也。然則今日者講之不學。是吾憂矣。

習齋記餘卷七

曲阜祭孔子文

自夫子奠楹於今二千一百五十有二年矣。孰不謂祁、姚、儒而帝、姒、子、姬、儒而王。皋、伊傳、周、儒而相。惟夫子儒而師。天不欲累子以一代之憂勞。而縱子於千古之開繼哉。某竊謂脂轄栖栖。目絲鱗鱗。至見者歎其纍纍子之蘊結於斯人者。可謂戚矣。不躋吾子於機樞。使祁姚諸聖之澤不獲再沛於乾坤。不惟吾子之不幸。亦祁姚諸聖所共慱慱也。雖吾子不怨有素。當不仰嗟運數。而不謂天之窮吾子不可也。顧以咏歌處。祝神心。得無傷乎。又孰不謂敕贈王公。羣祝師聖。京省府縣。遐荒之地。罔不廟貌巍煥。獻舞牲幣。厥有常例。吾子既尊哉。配哲在側。七十雲從。後世又益之公羊、后蒼以下。至周、程、邵、朱、薛、陳、胡、王各派。縣連勳百十計。吾子徒益衆哉。注解讀講。立院建壇。家咿喔人佔畢啓口詩書。拈筆文墨。吾子道孔明哉。某竊非盈世尊夫子之名。而未尊夫子之實也。盈世號夫子之徒。而夫子未受一徒也。盈世明夫子之道。而夫子之道久亡也。夫子志爲東周者也。教及門禮樂兵農。所以爲東周者也。卽所以祖述府事憲章三物者也。誠使六府修三事舉。朝登明備。戶有絃歌。世進唐虞。尊夫子於堯舜矣。世進三代。尊夫子於禹湯文武矣。於是飭贈師祝廟祀諸典備舉。而夫子尊矣。卽不舉亦未始不尊。如徒尊無實之名。夫子其尊焉未也。夫子一身備府物之謂學。進三千身於府物之謂教。誠使學夫子之學而行夫子之教。處可以師鄉里。傳

後世出可以定康阜奏平成隔世如同時千載如一堂矣於是生而北面神主死而從祀廟廷夫子徒矣即不爾亦夫子徒如棄學教之實而徒學夫子六十餘載道不行後不得已之刪述著集讀講雖墜天花舞頑石紹漢儒之徒也棄性道之作用而妄希夫不可聞之性道談心辨理或靜坐主敬或直捷頓悟或並本來之氣質而惡之雖粗文以經書之言粗襯以義理之行紹釋老之徒也即自負吾夫子之徒矣羣推彼夫子之徒矣夫子其受焉未也異端之精在於禪寂覺悟但彷彿其鏡花水月者可以當之異端之粗在於誦經焚香但頗通於說偈合掌者可以充之夫子之道內必驗之身家外必徵之平治不可以僞為冒認者也誠使家尊夫子之道人盡夫子之徒吾人有眞學術斯民蒙眞教養問世之外子臣弟友而言道者無有問世之外兵農禮樂而言學者無有將夫子所以承接於二帝三王者燦然如日麗中天焉於是注解讀講立院建壇啓口詩書拈筆文墨夫子之道明矣即不爾夫子之道亦明如徒見道於紙談道於口考道於筆出身者八股文章從祀者幾卷語錄求德藝兼優明親交致者曠代不覩一人求五倫克敦六行備善者百里不見一戶環視夫滅絕人物侈談地獄大言仙府上惑朝廷宗廟下蠱里巷衽席為生民蛇虺為吾道寇讎者方鼎峙兩間日新月盛而不可撲逐如是而曰夫子之道明矣夫子之道其明焉未也某抱憾於此舊矣媿質性庸劣未能學夫子之萬一其如夫子之道何其如夫子道之賊何私相計議生不當夫子之時既不得進身門下之末或如史遷所云驅車東魯拜其佩劍琴書而足履聖人之地目眺葬聖人之野觀夫子偕及門遊息遺蹤庶幾有感而興未可知也伏惟鑒享

季秋祭孔子文 壬子

惟神誕生周季。以一身立極於天地帝王古今民物中。律天時。非徒以文也。而一身之仕止久速皆天時也。襲水土。非徒以文也。而一身之時行物生皆水土也。祖堯舜憲文武。非徒以文也。其一身之府事行藝皆堯舜文武也。故以身教及門。而七十子皆幾備夫子之身。三千人亦分肖夫子之身。以身示天下庶周列辟卿士大夫行路杖耒者。皆歎息仰慕。醉心夫子之身。以身範萬世。則學夫子之身者。卽學堯舜文武者也。卽保民物輔相天地者也。而天地以泰。帝王以盛。民物以治。不學夫子之身者。卽叛帝王。賊民物。得罪天地者也。而天地以否。帝王以衰。民物以亂。故學夫子之周遊。非學夫子者也。使當日魯侯用之。宰治一國。或周天王聘之。儀型天下。夫子之身固不周遊也。學夫子之刪定纂輯。非學夫子者也。使當日周遊而有所遇合。於身親見之。夫子固不刪定纂輯也。故周遊爲夫子之不得已。刪述尤夫子之大不得已也。蘇張者流。舍夫子爲學。爲教之身。而學其不得已。實學不至。徒禍天下。兩漢以及趙宋諸儒。舍夫子爲學。爲教之身。而學其大不得已。實學不至。徒長浮文。故學夫子不得已之身。非學夫子者也。況違夫子之學習。其身不親禮樂射御。託名靜敬。或稱頓悟以自文。其安逸怠惰者乎。況叛夫子庸德之教。而滅絕人倫。虛無其身。空寂其身者乎。其叛帝王。賊民物。得罪天地。又何如也。元生也晚。既不得事夫子於洙泗而見夫子之身而學之。又不得上如七十子。下如三千人。學夫子之身者而私淑之。悵望於二千載後。學夫子之身者何寥寥也。童時惑於世俗蕩踰爲非。嘗甚羨叛夫子之道教而得罪天地者。欲學之。弱冠後又羨

乎違學習而學夫子之大不得已者力學之設夫子主如家齋奉如父母出告反面朔望令節必拜既而悟夫子之道在夫子之身也學者學夫子之身也故曰躬行君子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則知以氣質爲雜惡以無善無惡爲心體者非夫子之性道也離去六藝而求明理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或直捷頓悟者非夫子之學也遂盡棄其學而從吾夫子之所謂博文約禮者六藝全文雖不可考而必勉學其一二三千三百雖不敢知而亦一二勉行其粗迹於是講習祭義而知事夫子如親之褻也年來不敢煩瀆矣又以古禮祭外神祭祖考皆有定時而難於祀吾夫子之時竊惟三皇五帝如天地之春也三王如天地之夏也夫子則如秋而近冬矣皇帝之道如蕃類之甲而苗也三王之道如蕃類之茂稼堂堂也夫子之道則如結實而收矣故謹擇於季秋聊具不腆用於神位而深恨知學之已晚志氣之已衰懼躬行不逮不足以副成性成學所言則未必能發明聖道以挽回乎狂瀾而反乘危蹈險罹朱季友之罪狀以作神羞未可知也所望左右上帝啓牖下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則元庶其幸免矣是設也惴惴乎恐夫子之不果降也又殷殷然望夫子之或臨也伏惟尚享

季秋同李剛主祭孔子文　辛酉

某擇時恭祀夫子於茲季秋有年矣媿學力弗至習功弗熟未能光大吾夫子之道徒耿耿子立時或一纖悅機自玩六藝之粗獨娛三存之義竊疑狂夫妄作未敢自信果有當於吾子之道否也不意賴吾子之靈陰佑此道默啓同心有蠡人李塨深慕吾子聖道姑借某爲餼羊之存肯共學習吾子所謂朋來之

樂某乃聊咀餘味矣茲者同具不腆上瀆神位或在天之神亦飄然少慰加進一觴乎竊有願者斯世斯民於何其底謂吾子不默轉潛移焉某不敢知謂吾子已默轉潛移焉某不敢知惟祈左右上帝啓掖升泰廣躋英豪聖道重光某等之幸也生民之福也諒亦神之志也伏惟尚享

季秋祭孔子文 癸亥

某恭祀夫子於季秋有年矣媿志弱力薄學德不進自戊徂亥又多過愆曾何敢仰邀聖顧念素無明德之馨嘗蒙昭格之惠茲者時序遷流爰及菊月聊陳蔬設敬修歲事所啓者佛氏之害已千餘年滅倫傷化眞生民之寇屠吾道之蟊蠹某不度德力依吾子之聖靈新著明太祖佛贊解喚迷途合舊作誅佛論集爲存人編將爲天地掃蕩妖氛以救生民翼聖道伏望在天垂鑒而佑行之尚享

率王源釋奠孔子文

元不自度妄期明行夫子之道於萬一媿學之弗勤年六十有九而德不加進道猶未大明也賴夫子之靈啓牖志士今大興王源素亦矢心蒼赤過聽虛聲委贄從遊願我夫子默相上帝陰佑斯人使其成德也勃然其興行也赫然得效片績於乾坤斯民之幸也亦斯道之幸也伏惟鑒饗

季秋祭孔子祝 壬午

歲壬午矣元六十八矣身任夫子之道而未獲光昌心慕夫子之道而未能習行也癸六月十四日一疾垂死不幾負上天篤生玷夫子默佑耶賴神之庇幸而存生斯道或尚可寸明耶昨初三日河南歸德府

周瑒字琨來。妄聞妄信。似謂元竊寄聖道一二者。价李塾書來從遊。已率之釋奠聖龕。其人有勇好武。或當斯世之用耶。幸啓牖之。使斯道粗明於南。以啓乾坤之升泰。則元不虛生矣。茲者風清菊芳。素修嘗事時也。聊陳不腆。仰薦馨香。尚其右饗。

季秋祭孔子祝　癸未

歲在癸未矣。某年六十有九矣。不自量。妄志夫子之道四十餘秋矣。曾未寸補於乾坤。奄忽老矣。夙夜自檢。德無少積。功無少濟。而衰惰日甚。尤悔日加。家子弟及聞虛名而來者。復不能成乃德。長乃才。抱慚滋殷。幸故友李晦夫叔子培克自振。強從元及其兄學塾。日記逐時自省。改過而遷善焉。於是元門下姪修已、爾儼、及門人李植秀、鍾錡。因俱鼓舞。各集册互相糾繩。元亦用自策拂。庶末踏無或跌仆。惟祈吾夫子左右上帝之靈。祕啓二三子。使各明其德。各弘其能。俾吾夫子之道行寸於丈。明日於年。使元於兩大中得比於孟軻、胡瑗、僕隸之末。受錫多矣。伏惟鑒饗。

初至漳南書院釋采孔子祝

維丙子年五月十一日丙寅。保定府博野縣奉教弟子某。謹以庶饈清醴。敬修釋采之儀。昭告於我至聖先師孔子之神前曰。茲廣平府肥鄉之屯子堡生員郝文燦。居民楊進文等。公建義學。設師徒之食。田百畝。亦奉嘗事之憲令。如他鄉例事耳。文燦則不欲以他鄉例事視此學。將欲明道淑俗。振吾夫子之道於萬一。聞名卿巨儒。輒求扁額對聯。以務表異此學。於以鼓舞師生之氣。而使之卓大其志。是以題表者甚

多而故刑部侍郎許三禮以大儒顯當世也題曰漳南書院今天下之爲書院者四曰關中曰嵩陽曰上蔡曰汴梁而許公儼然進此學而五之矣是以文燦重其事而必再三禮聘致某於五百里外某懼負此名並負文燦意也今諸生郝也魯苗尙信等七人束脩而來並從某來者鍾鉉重光爰舉釋奠率之拜見於先師謹始也尙其啓牖愚衷使羣蒙之學德日新或彷彿吾夫子闕里之一二則某或幸告無罪也伏惟尙饗

祭祁陽刁文孝文 己酉

嗚呼先生固明季孝廉也耿耿丹心挺挺勁節當有史氏錄之然斬衰服報亡國主士籍矢不二操護遺髮來監司之詈拒賓興致州牧之訐烈哉志乎危哉身乎蓋前古紀傳中所未聞也以之廉頑立懦後世必有聞風勃發者矣況訓纂著作終日孜孜翼註有集斯文有統潛室有記辨道有錄用六有集周易有酌典謨二南有大意博矣哉先生之學乎某方沐浴其一二而未見其全也中心如結將策蹇拜几用竭愚識上下辨難庶其開我蒙惑而亦借以少佐下風求無遺議於來禩斯不負與大君子交也奈何丙午搆訟專召下及某初不識先生何以得戾於世既辭以不敢望景伯而方命丁未以親老缺養硯食辛里復未得進足貴齋戊申寅月末旬得太夫人哀問不勝感楚擬卯月八日奔弔而先祖妣以六日疾作中旬告終平生不孝之罪一無可贖惟勉盡喪禮少輕惡戾之萬一而台使三至持嚴命道病狀甚劇某聞之益加悲慘不但制於喪次咫尺難離而倚杖之身亦不能越境效診也心之西鄉無聊何如哉客月望

日釋服。風聞先生捐館矣。跌足拊胸。呼吁哀愴。噫。先生其信卒耶。不幸蠅染於世人者不可復補耶。所未訂證確妥者不可復商耶。某之蒙禮遇承教誨者何由圖報耶。嗚呼。戚矣。余之悲矣。媿非徐孺。尚能一雞匍匐臨哭。元伯有知。嗚呼先生。今已脫世反元。其於習俗之痼蔽。固毫不足羈。即學術之故窠。胸臆之成見。舉歸於虛明之神鑒矣。尚於吾道有以陰佑而昌明之乎。尚享。

祭友人王五修文 乙卯

某之交兄屈指十有七年矣。於山廠戶部毀衙。得覩德光。以慰積慕。某之有友。自兄始矣。開元再聚。並觀令弟偉範。而懽敍之餘。遂得聞五公山人之賢迄今辱知交者。亦自兄始也。前歲令慈大故。窘於貧。不能親攜緜雞置於墓頭。而弔書竟亦沈閣。可憾何如哉。幸而客秋易水一晤。知在瀛郡副鎮師館。雖牽試事。未獲徹晝通宵相道闊衷。然因素知副鎮之眞樸。又見二高弟辭氣舉止。亦竊幸兄得其處矣。今月廿三日有客自瀛城來者。告某曰。孔府師新安人也。乘馬旋里。至三十里驚墜不祿。某大駭。叩其詳。客曰。舁還瀛城。過予門。形貌頎偉。面薄白。血淋淋耳竅出也。某頓足痛曰。噫。尋樂子已矣。旋復疑之。然歟否歟。傳言未必果也。再叩之。客曰。聞其人六子。柩發之日。引紼者濟濟。惟一老翁哭送大慟。相傳即相公厚友王介祺先生也。某復頓足痛曰。爲吾友介翁石交者。非五修其誰乎。介翁非五修之爲慟而誰爲乎。噫。尋樂子果已矣。天運否塞。吾道式微。大河以北。吾屬聲氣相關者。曾有幾人。刁文孝、張石卿、張石室、相繼舍我。今兄又逝。天其終窮吾道乎。何爲其忌才至此也。令師徵君先生鬯期暮景。倚兄爲顏淵。不意先師而卒。竟

作顏淵矣近百之老聞之將何堪乎介翁及僕生爲天絕客以人倫君臣才限不能强矣父子兄弟何忍言乎所恃者二三知已歌伐木占斷金差足自壯不謂如兄者而竟相舍也介翁烏得不痛某烏得不傷哉尤堪悲者愛弟大君曾未得握手一訣膝下諸郎曾未得繞榻一視弱女幼孫曾未得含淚一撫忍爾哲人喪於狂豎之暴騁矣天乎何其歸我賢友之太毒也中心如刺倏乎歁癡倏乎倉皇悲咽無聊某殆不能自狀魄不能素車白馬奔臨元伯之塚也卽行齋戒結思踰兩日夜敬陳蔬醴設主習齋伏地號鳴吾兄有靈尚鑒茲哉

祭壯譽王義士文 甲子

嗚乎陽九之際乾坤尚賴有翁哉今日之天胡不弔而促翁逝哉當闖禍之炎赫也起三秦盛河南浸淫徧天下如疾風之掃葉如巨浪之摧圮我三輔諸君子獨標勁節若張吏部死守上谷若張進士羅輔殺賊無數若義豐刁文孝斬衰奉大行主若常山張石史丁僞擲而碎敕大罵若張石卿館清揚以諸生掛冠若趙潤白以童子潔志其他節比幼安心擬思肖者指不勝屈然或力敵於僭僞之前或守志於革鼎之後至賊成儼然僞帝九有在握而求其髮指眥裂提一旅之師復大仇問賊軍者先生一家而已當端皇之殉社稷也先生樹二旗於門曰誅賊報國仗義復讎有願爲大行皇帝復讎者聚此旗下集義衆千人破賊城發賊庫捉賊官亦可謂奪賊之氣矣行檄海內云生成佐命勳生固榮耀死作忠義鬼死亦芬芳志可謂强矣惜賊已遁未得親梟其首祭告先皇耳某謬與同人議上私謚勝敵志强曰壯武而不遂

曰壯。或有當乎已而怨家誣告。致令先子伯兄璧碎燕市。亦其慘矣。猶幸朱郡守黃道監辨章上請白先生家忠義。蒙旨仍收新庠。給還勳沒。則翁家可脫然無事矣。自是而峨冠古服。深山高蹈。詩文膾炙人口。記述富踰五車。剛主配謚狀古述今曰譽宜其然矣。其質性孤戾。最少可人。一謁先生於酈口。再弔於雙峯。又數叩於瀛郡。亦蒙先生累顧救止。春風淑氣。化我乖棱。巨量闊懷。蕩我褊隔。偉識雄略。啓我庸頑。使固陋之子不容不心折也。刁文孝捐客。石卿公儀棄世。某所敬佩倚望。如師如父者。獨先生一人。氣數賴以維持。士風賴以砥柱。後進賴以裁成者。亦惟先生一人。嗚乎。天胡不弔。而促之逝哉。媿茲不腆。匍匐哭臨。聞先生之卒。睜目張口。尚有餘銜也。神其容已乎。伏惟尚享。

公奠李隱君謚孝慤先生文　癸亥

嗚乎。連流陽九。吾道式微。求其儕身儒林而不汲汲名利者。蓋百里不見一人。求其潛心經史而孝弟敦行。端方持己者。且千里不見一人。求其從事學問而不腐終身靜養而志豪。脫乎宋明頭巾故套者。幾曠代不見一人矣。某等是以傾心於我隱君洞翁也。翁兄弟三人俱以文著。而翁早歲即厭揣摩。不作科甲想。望之莊然。即之恬然。無邊容無暴語。中具不可一世之氣。而御物無忤。羣衆無奇。邑人士誠不得抑而譽之。亦不得揚而譽之。有闌入齋者。見先生手鈔晦菴綱目。性理大全。踰二十年寂無人知。乃亟服闇德。若其舞彩椿堂。先意承志。曲體親心。左右色養。眞老萊再世。侍疾三月。衣不褫帶。永感之後。年踰五十。篤行喪禮。尤所難及。事令兄葆翁。撫令弟餘翁。上恭下友。出尋常萬萬。有不堪爲俗人道者。不行一不義。不

取一非有焚邪經以闢異。勵聖修以教子。敦行持已。誰其似之。至若始衰之年。猶率及門彎弓拈矢。習射不解。以甕牖貧儒。鬻糧三石。妝飾莫邪。豪壯之氣。震耀千古。豈宋明諸儒所得般流者哉。某等方幸蠡邑儒學之立赤幟也。方幸天下儒學之有正傳也。方幸後此儒學之有準繩。可以救其失而示之式也。豈意泰山之忽頹。梁木之忽顛乎。聞訃驚怛。糾成菲奠。集哭神庭。伏念謚法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翁惟兼之。行見中外曰懿翁實有焉。某等伏處草澤。雖不得上請於朝。謹依隨文中例。上翁謚曰孝懿先生。神當不以爲溢美受之而弗卻也。翁之長郎安貧樂道。能世翁之家。繼翁之志。且五桂振振。壽享古稀。翁當長往而無憾也。某等則中心刺悼。涕零莫悶。傷哲人之逝也。傷哲人之逝也。哀哉尚享。

祭李孝懿文

某生於世。狂妄特甚。弱冠餘便棄八股。欲求所謂聖人之道者。求之陸王。求之程朱。不惟不得。而且棱角乖張。得罪執友。取譏鄉邦。良由質性浮薄。不能反身切己。收拾精神。向內著力也。見吾晦夫先生而悅之。亦但知莊重老成。可爲某輕薄砭石耳。一日造齋恭訪。見几上鈔晦菴綱目至南北朝矣。訝曰。百餘册書。乃可鈔乎。門人曰。阿師也。鈔性理大全約二十餘年矣。嗟乎。今之學者。才讀數卷書。具一見解。已張皇講說。惟恐人之不我知。先生何潛德不躍至此乎。退而歎曰。先生眞闇然日章者。僕其的然小人矣。又一日恭訪。几上小記一册中一段云。今者吾壻赴秋闈日也。姻友率攜餞儀行祖道禮。吾素手臨筵。吾面宜慚。老親嘗憂口衆乏糧。若鬻糧爲禮。親心或慼。甯慚吾面。無慼親心。嗟乎。曲體親意。固難及矣。素手餞壻。其

脫俗骨力爲何等耶。某媿學此一端終未能也。然亦但知博洽簡樸已耳已而一見之再見之三見之則不覺寡默者箴我躁易方板者化我柔滑鎮定者藥我遊移內剛毅而外樸和者慚我之色厲內荏矣詩云德音孔昭示民不恌先生不待言語之間示我者深矣恨不得委贄門下日侍几杖爰書尊姓字於案上筆筒望見必拱日對如嚴師然亦但知德性深沈氣象悚人已耳已聞五旬衰老日習弓矢壁懸寶劍時復欲舞乃知聖賢之骨抱英雄之氣迥非宋明間人物矣某益景佩不能自已凡新歲拜高堂師長畢必謁先生所謂以父道事之者也近歲佳郎訪某於金玉師齋問道某辭曰尊大人眞儒也歸而求之有餘師已而辱顧於敝止至再至三謬以某之事先生者待某則何敢當然假此以親習先生則交加密情加深獲薰陶者加頻矣某未五十齒已落髮已頒衰惰已甚得貴父子交修我庶不至大廢墜奈何一疾遽舍我耶永訣彌留惠我有始有終一言敢不銘肺腑以自策耶向與闔邑紳士私謚先生曰孝慤有當否耶薄奠在案醴酒在尊先生其肯俯歆如臨卒時之三飲我耶曾幾何時而幽明頓異耶某以往之過缺其誰磨礪我耶以往之衰惰其誰振奮我耶佳郎不肯棄與某終始或不負先生遺囑耶先生冥冥中尙陰佑之耶心緒萬千仰呼號慟先生尙強進一匕耶尙享

祭甯晉張公儀文

嗚乎某卽蠡吾朱邦良也歸宗正今姓名某十餘歲見鄉試魁卷早知先生名甲申逆成之變端皇殉國僞檄催選先生三卻之成逆歎曰此志士也特敕擢爲防禦使先生掌其僞使碎敕罵之僞眞定尹械先

生以檻車北上。蓋已自分身殉先帝矣。已而逆成敗。行至上谷。解者破檻釋先生歸。先生歎曰。幾追文文山揖矣。乃又不及。自是易諱起鴻。更號石史。惟詩文自娛。考訂經傳。著定字存等書行世。南宮遂不能一第矣。迨讀五芳井詩。與聞五世義居。某仰先生如天上人。奈家貧親老。未能負笈遊門下。辛亥歲先生過聽用六居士言。謂某可納交。遙寄頤生微論一書。使某醫世也哉。抑醫某也。其言曰。寶劍贈壯士。云利用也。夫天下有壯士而不得寶劍。挾寶劍即不能用。猶顧惜不肯贈人。偏以與懦夫孺子者比比。是以蒼生世道至此極也。儻使先生當國。或當國得先生意。乾坤豈至此哉。雖然書入某手。猶然無用。負贈多矣。彼時敢以拙著寄質。及旋轡京塗。轉使邀會於刁文孝順積樓。拜瞻之下。殊無顧頊辭氣。粉飾威儀。但見檢樸篤實。此其所以爲眞忠眞孝人哉。袖中出某拙著。詳示刪潤。光以大序。過相稱許。子臣弟友。得一分做一分。先生自狀悉矣。教某至矣。又以少恙命診。某曰。外感也。可一劑愈。但患來歲長夏一疾耳。後癸丑歲南遊曲阜道中遇貴友朱異光。始聞凶問。叩其時。則壬子秋也。豈某效診之言不幸而果中也哉。當時即裁一紙奉弔先生弟暨子。未審寄到否也。山左歸來。遂遭先恩祖大故。寅卯辰遂營歸宗。冗瑣羈足五載。不能赴奠。每一念至。自容無地。今番極力撥冗。匍匐來臨。愧無成奠。一俎一斟。赫乎靈降。左右其歆。嗚呼先生。民生國運。冥中其肆力也哉。

祭石 舊作十卿張先生文 己酉

噫。先生竟作古人耶。某將何以爲情耶。憶某少時。孤臣憤苦。引翼寡儔。道進一寸。驕盈一尺。不覺暴戾忤

物。與俗日遠。四望無一可宗者。既而從五修得介翁。從介翁得先生。其初拜几杖也。願蒙先拜接以兄弟。某惶愧力辭。先生退然曰。以年則誠過矣。以德則子師也。何有於兄弟也。嗟乎。先生年近七旬。禮宜父事。而且學博德邵。爲保郡忠義世家。一見貧寒無學少年。謙抑如此。所養何如耶。某爲之感媿汗背。矜狹態若爲一洒。其再接顏容也。諄諄於仁。謂惻隱布濩爲學問之源。對談夜半。送某宿前街。司干揶者二丐夫也。聞先生呼。趨起唯奉。儼如令兄二酉在部時。而先生恭揖慰勞。對丐夫如尊賓。豈非碩德養成氣象有常如是耶。胞與襟量。可以見矣。某瑣小較量之態。又因之一減。詩云。德音孔昭。君子是則是效。其先生之謂乎。其三炙德輝也。謂性卽氣質之性。更無二性。有堯舜氣質。卽有堯舜之性。有呆獃氣質。卽有呆獃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惡。彼時某方執宋儒之說。反覆辨難。未能有得。近乃知性善氣質亦善。宋儒論性原與吾夫子性近。孟子爲不善非才之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諸說相背。先生所謂更無二性。究不可謂性惡。確哉。千餘年獨見之言矣。柰何。丙午同王法乾還自京。與先生聚呂文甫宅。因文甫傷肱各敍闊懷。未及商質。丁未某硯食辛館。又未入郡。戊申天罰某惡。遭先祖妣之喪。毀瘠期年。未能出戶。今歲則聞先生捐館矣。噫。先生竟作古人耶。音容不可復接耶。性旨不可復商耶。傷哉。某將何以爲情耶。以今聖道式微。異端橫熾。吾黨聲氣相通。曾有幾人。而於趙又軒也聞而未親。於刁蒙吉也親而未深。於先生也深而未頻。而皆作長終矣。某心之痛何如哉。匍匐來臨。雞設酒斟。愧無成祭。聊寫悲咽。嗚呼尚饗。

僕哭先生只言僕意已耳。至先生之學德。大約品近幼定。心同思肖。廉潔似孺子。甘餓凍似袁安。謙抑

樂接後學似郭有道觀書詳密講解諄切雖甚疲病而不倦似朱晦菴其於秦漢以降二千年間之書聞見博洽則未審何若也吾友王介祺嘗云石卿經濟不可量王法乾云石卿先生眞誠無比噫吾安得復見如先生者而交之哉自記

哭涿州陳國鎭先生癸酉

嗚乎某仰鹿乾嶽先生如泰山北斗而不得見矣得見先生如見乾嶽焉但遙聞道範嚴峻不敢輒近亦以貧困不得輒出迨甲子夏初以尋父之遼左過涿冒冒入門牆則謙德和氣沁入肺腑諄諄良知之旨拈箇箇人心有仲尼三詩爲入道之訣某爲信先生接引後學之熱腸焉乙丑仲夏奉先考主車過涿又蒙先生率子姪通衢奠拜成禮某又深感惠憐存歿之仁心焉又四年戊辰某居喪畢避有司薦揚遷居祁地先生使令猶郎以姪女病禮聘某三至涿又蒙惠接如等夷情款如父子夜賜陪榻呼童進弓刀曰近嚴戒小輩逐鼯弓鳴絃曾七旬老叟而雄壯若是乎不禁歎服曰近世道學未有不腐先生傑哉先生笑曰道學自不腐腐則非道學矣歸日蒙步送南關其下愛卑幼何切摯哉方期嗣此頻炙德誨以承薰陶豈意吾道式微天不慭遺而處士星告隕矣彼時訃音未達博蠡竟失柩側一哭執紼一送連年北望愴楚悢悢心目柰家運益窘苦於騎乘資斧曾不能素車白馬修巨卿故事媿歉日深今涿陽楊氏以醫事徵某北來敬攜徐孺雞絮伏地一哭惶愧不可以對先生尙其冥諒哉尙其鑒饗哉

祭洞雲吳師文壬子

惟師穎穎其聰也。傑傑其雄也。巖巖其丰也。幼博才藝。壯懷韜鈐。傷世塗之益狹。致奇才之莫伸。幡然改志矣。取術惟仁。或起衰叟於垂暮。或蘇稺子於死鄰。所學不忍其無傳人也。家齋設科。指蒙童以渡津。某也不才。幼沐陶薰。麟鳳呈祥。瀉兆師尊。今三十有八。尚猶夫人媿無以光子之道。媿無以慰子之心。時而如邑輒承切諄。忽接訃報。驚悼消魂。薄祭在案。水醴在罇。阿師載鑒。既格既歆。哀誄以侑。神其右聞。鍾異靈以生兮。散靈還元。學有某紹兮。業有子傳。壽八袠而望赫赫兮。蘭桂緜緜。雖未大行兮。棱棱氣節。莫少屈研。人生何負兮。應無憾愆。獨柰萎我梁木兮。頹我泰山。生者之情如何以解兮。悲鳴淚咽。哀哉尚饗。

習齋記餘卷八

祭邑令羅毅亭

嗚乎翁果逝耶。其八千里外之訛傳耶。某聞問已逾年矣。舊歲正月十四日聞之鄭孝廉惠侯云。有客自廣來。公卒於八月四日。某聞之。力不能哭公於廣。惟思暫立紙主。設奠敝齋。遙望一哭。少杜某相交數載之鄙懷。少酬公禮愛數載之雅誼已耳。雖然事情之不可知。人言之不可信也。每東西分巷而傳訛。嘗覿面轉目而談妄。況八千里外耶。未必的也。再候問已。而甲言卒矣。乙言卒矣。所遇雷同。或曰。公之使別從主過吾邑言之。則哀問的矣。雖然烏知使者非有所嗛而妄言耶。烏知言使者之言者不亦妄耶。又烏知到處之雷同。不一妄成聲而衆妄成形耶。遽哭公不忍也。不哭公不忍也。兩念交鬱。胸中已三百九十餘日。每一南望。中爲怛然。每一念公誼。中爲怛然。每一望公賜扁。中爲怛然。此一疑團。與怛怛者。究將何以自杜也。無已。則姑立主設奠。遙望一哭。甯使某之哭奠與之人傳言俱屬訛妄。暫以自杜。總之。無以自解。並無以解於公。請妄哭之。卽妄誄之可乎。誄曰。爲政勤民。七載憂辛。先清牌甲。編審躬臨。奸隱盡剔。老稺冤伸。捕蝻百石。功及四鄰。逐約講諭。嚴冬夜巡。節孝旌表。咸蒞其門。凶頑電懲。幾盡小人。盱衡昭代。無邁公勤。忽志歸養。乃致爲臣。荷公禮遇。光奠先君。數致膰肉。表閭序文。誤施傷鑑。愧我庸昏。六年拙守。接公未頻。莫贊公政。莫啓公心。謝任之後。旅館方親。兩蠲王舍。一屈餞尊。前日斯地。辱公之駕。今日斯室。駐公

之雲公果逝耶來格來歆

祭任熙宇文

嗚乎此上谷屬邑蠡吾之隨東村也距翁家三百餘里且翁之卒處不可知大約通地也又翁生時與某書問相通京師一會足跡未嘗至敝里又未知某今日之移此村也雖齊宿蔬設惴惴懼翁之未必來格以饗也雖然憶昔之未訂交時某少翁一倍餘年不相及矣翁生於通旅於都某步不出里門地不相及矣翁豪俠聲著幽薊間某以乳臭書生盤桓斗齋聲名亦不相及矣某胡然而知天地間有一翁也翁胡然而知天地間有一某也胡然而始以神交旋以書交繼以形交終以心交於無窮也豈非天地間惟有此理最相親乎豈非理相親則氣相應固不關乎年地聲名也哉豈非理氣相通則年地聲名自皆渾合無間而山川不能限關河不能阻也哉況乎翁今脫形而神乎神自無不之也無不靈也無不通也甯有不思之即至言之即聞望之即如見哉況醫貫一卷翁之所手鈔也賜書一紙翁之所手寄也教子讀書一說翁之所手著而與余對案商修將以挽天下而翁之志所在也翁之手澤在此所志在此翁之來享端可必矣某存是心四載矣始以冗務繼以大喪未獲遂此心約然當艮風起則若送翁之神來當坤風動則若將某之情往耿耿之念即謂四年之齋也可夫三日之齋乃見其所爲齋者況四年之齋乎近者二風往來不輟正某與翁之神相接時也翁之來臨此位依然在矣請誦翁之言以侑觴也可乎某感禮遇家大父之雅相推有蕭曹二字翁之第一書謂譽人過分使是自己離道某見之心怵色赤至今頗力

保此恆心者。實翁之力也。第二書進銳退速之戒。實行一字之箴。尤終身不敢不勉焉者。既而都門攜手。查樓小閣。過蒙優設。回至通衢。京市何地。而暢言天理。卽是浩然之氣。由今以思。名利擾攘場中。忽有二客談天理語。浩然甯非都會一奇乎。雖然浩氣不可不全養。而實不可全伸。既云天理。卽所以爲浩氣。理固無屈者。而謂氣不可全伸。何也。時也。故聖人以用舍行藏之道。順錯代消長之時。時而行。以乘其長。天理也。卽大肆其浩氣。與日月同高。與乾坤並大。與江海等彌淪無妨也。時而藏。以順其消。亦天理也。卽退如晦月。縮如芥子。柔如白茅。不失其浩氣也。聞宦者李昆山得赴於翁子。謂翁於某橋下若屈平之爲者。或有不善用其浩氣者乎。抑有甘於長流一蹈。若吾里彭餓夫之意者乎。不然。壯時陳猷閣帥之威武不能屈。霸守之棒笞不能殺。而垂老乃有小忿之未懲乎。已矣。翁之神其常伸。以佐天下之有浩氣者可也。尙享。

祭魏帝臣文

嗚呼。元之苦尙忍言哉。憶先生病之革也。元來視。張目曰。已矣。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蓋傷所交之多。而此時惟元至也。其後法乾又相繼逝。嗚呼。元之苦尙忍言哉。元平生以朋友爲性命。少壯所交。比比作古矣。三十年來氣味親洽。只三兩人。豈意半載俱舍我哉。翁之言曰。生世九十年。終日言而不厭者得兩人。前則田見之。後則顏渾然。元亦謂生世六十五。知己兩人。蠡爲法乾父廷獻翁。博則先生也。元秉乾坤孤氣而生。天旣嗇之以六親。且斬之以類應。談學論史。輒抑宋之迂儒腐相。而力闡唐虞之府事修和。周孔之

三物習行。一啓口而謗詈遂成。以王法乾、張仲誠之賢。動成交壘。路讓皇抱王佐大略。亦煩辨商。惟廷獻翁與先生眞有如思同心言同口者。自今以往。更向何人置口乎。初歸宗里。使姑丈剌顧且柬招矣。盛暑日躬臨曰。雖曾枉旆。終缺一親謁也。尊在踰等。何下愛如是乎。疏親不啻骨肉。每月必飾廚相招曰。先生思元也。構室之檁椽。度貧之薪米。家藏之珍味。承惠縷縷。亦平常受之。相見每忘謝。其尤使元夢寐感激者。曩元之遼左尋父。使人追贖於百里外。端陽之暮。載主歸堂。而次晨日方熹。弔奠已臨。夜中先生何以遽聞乎。何以遽來乎。知我愛我。何如是之深乎。夷吾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先生之謂矣。元心病加以腿痺。殆不久人間矣。佳兆密邇。寒莊荒田尤逼魂若。如生前游息也。親洽快談。便當伊邇。今茲之働異日之歡。復何言哉。按謚法。尊賢敬讓曰恭。執禮御賓曰恭。先生兼之。愛民好與曰惠。先生優矣。敢依文中例上私謚曰恭惠先生。或不以爲媚妄而受之乎。蔬餚在庭。三酒在爵。幸其歆之。嚮焉云悼。嗚呼尚饗。

再奠大來閻封翁文

嗚呼。嚮某之哭翁也。迫於賢郎相兆之命。哭而無祝。未暢某哭翁意也。是以申致徐孺之獻。聊布悲鬱。且翔翁之交某。某之見聞於翁者。爰侑一觴可乎。翁與先恩祖盛軒翁爲執友。盛軒翁適貴里。必之翁所。翁遊劉邨。必光敝廬。憶昔之筵敬翁也。一盂小鯉。二翁遽驚起悚肩曰。阿兄何細款我。色笑懽洽如家人。想翁之交徧四海。大抵如是也。某館貴里。翁歸自陝。老友各饋贐緞。姻家張際陽告乏。指一屋緜與之。即晚少如某。亦贈儀四種。翁之篤於故舊。大抵如是也。某之恭弔宋孺人喪也。令執事曰。諸賓咸延廣幄。此客

特舍吾將專陪親洽竟日噫翁何取於無知晚輩青目如是也某兀坐荒齋敝邑一甄生入將過族子弟同補增廣生曰久苦陋規費適承大來翁濟金故來問素交乎生對不識也往告則賜耳翁之輕財恤急大抵如是也魏司寇象樞以風言逮翁也祁博間保翁者周道比至鑫蓋千餘人魏問保者何多也衆對飢窘時大來嘗活我等危難時我等亦當活大來不知其他翁之得人心大抵如是也翁常冬月病思瓜深州綠林聞之相謂曰閻翁雖不識如其人豈可死分道走覓又聞江左道上遇客訊翁云而似河北人可識大來君否翁笑曰我大來也客卽挽騶從爲旅舍東踰日夜翁之係天下敬愛大抵如是也今春以醫事遊貴里或云翁杖矣某趨候遂下榻子夜某問翁交徧天下當世豪傑爲誰翁仰面睨思曰無之問其次翁久之曰張飛雄抑亦可以言次矣夫飛熊氏鎭西陲威望著海內而尊禮名賢謙抑下人世所罕覩而翁僅目以次則翁之識有大過人者大抵如是也關中得何喬二女侍巾櫛久一旦謂之曰吾老矣焉用誤爾青年爲也各令攜所有可百金召其父兄載歸翁之行事迴邁尋常大抵如是也其他吾友五公山人義俠記略載之矣某之里鮮何能加損翁第追憶往時之景慕俱成今日之悽愴不覺其伏地喋喋也而中心益傷矣翁與先君同齒而先君先翁十八載逝於關外某號哭走覓數千里謹認一妹載主而歸曾不得如賢郎之侍養盡職也曾不得如賢郎之官誥榮親也竭力厚葬致客數郡以顯親也則某又賢郎公度之罪人矣翁多孫子享叙壽收完福含笑歸九原復何憾所傷者賢郎在朝屬纊之際相距四百里不得親與襲含竟與某同苦矣某之自悲兼爲賢郎悲者可勝道哉翁知某貧想不至哂吐此

涓滴也尙享

哭湯陰李甫居

痛哉先生卒於何日耶曾未得一再會而遽舍我耶某嘗寄書遼左友人程玉行謂乾坤中關世運之轉移蒼生之休戚者惟聖賢與豪傑耳奈近世之爲聖賢者必庸腐無幹才無豪氣而爲豪傑者非粗則詐天理心術絕不可倚信世焉得志道學而兼經濟者一慰某望哉辛未遊中豫旋途過訪先生及佳郎主一拜瞻杖下見古貌英眸素冠縞袖儼覩先民規範已知從遊遺隱周鐵邱辨精微於心性聯遊鑣於人寰勞勞氣運至耄耋而身歇心猶未歇也某一言周孔故道遽扶藜起曰卽刻習行某曰先生老矣請旁設座視某同貴宅子弟周旋也先生舍杖振肩曰老人尤當勵學敢遂委衰乎趨氈主禮跪拜上下健如也嗚呼漫道今天下自先師奠楹後二千年中渾聖賢豪傑而兼致功力者誰哉某遊二千餘里惟見一劉從先聞孔門故道卽刻習行凡墮朱陸兩派習套者千辨萬折而不得一轉曾謂久染鐵邱禪宗而一語轉環哉嗚呼先生眞爲聖賢者也眞謂豪傑者也天何不使之一試於用而徒老乎天何不使吾兩人得遇於少壯之時及某五十有七先生七十有九而始遇乎天何不使之再見而遽命先生反元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氣運蒼生其陰爲力哉尙饗

哭奠會友趙太若

嗚乎某生爲天絕吝惜以倫只朋友夫妻耳兼之直狂性成人鮮我堪交遊雖廣眞朋友亦甚難也由鑫

城還劉里同儕數人情比交親皆不侔世友而褊急直率惟我兩人爲最自旁人覷吾兩人交不終朝而吾兩人之交正以直率深正以直率久某未得法乾前十年行已賴以不墜異鄉所藉惟敬公郭姻丈同里所資惟兄當有過言過舉呵譙如父兄之訓子弟某不敢拂也某卽效愚誠兄亦未嘗以爲隙兄富而我貧假借酒食頻仍兄不以爲惠而某亦不以爲歉道義深也敬公舍我十餘年矣而某又以歸宗故不得親習兄非會日見法乾則過不得聞求如吾兄之憫愛我匡扶我切劘我者二十年不得一人方與令兄達翁議吾輩老矣當牛車相訪盤桓數日來往勿絕濁醴話心彈琴論道以終我輩沒世之交豈意吾兄一疾舍我哉嗚呼痛哉尙饗

祭節白李處士文

人有恥不以富貴終者有恥不以貧賤終者先生竟以貧賤終矣某僅狀先生之行爲俚傳又擬先生之品節私謚節白不敢溢美先生亦不忍汨沒先生茲者再哭先生使人讀傳座前先生之神聽之其有當耶

哭奠友人馮繪升

痛哉馮兄某賦分何苦也生絕天性之倫惟恃朋友以延日吾兄一逝某無友矣非無友也無共學之友也非無共學之友也無德性溫良六行咸備薰陶漸摩納我於道者也識荆二十餘年過自謙抑若接我以前輩者聞遭虞罣之變負罪引慝責卽受怒卽跪蒸蒸乂化爲慈萱令兄之斷絃也年過半百矣爲擇

名門處子續之某心折謂友人曰繪升諸德可友此則宜師矣前歲法乾舍我恐衰老就萎夙志鮮終四計方百里中惟吾兄一人可相與提攜共濟此道但以兄事耄期之父弟乏代步之乘不能源源見也是以約爲歲會往來各一豈意一疾遽舍我哉天殆厭某功力之不勤使之晚廢也何奪我繪升之速哉用自悲也因爲兄悲九旬老父不忍須臾離也而竟離之二童穉子不忍長往舍也而竟舍之兄何以逝耶天何遽使兄逝耶豈冥中乏才急需如兄之賢天亦不遑爲兄計耶此某之悲咽不能自已不能已於兄者也雖然伯叔二郎八庠序成品格矣其事祖父也應如兄之事父其撫育二弟也應如兄之愛子兄之視某何如哉可以少慰矣竊抱巨卿之情聊具孺子之奠尚其饗哉嗚乎尚其饗哉

公祭蠡縣善人劉潤九文

嗚乎如翁者而竟卒耶歷數吾邑善於翁者指當第一屈吾黨耳目所屬遐邇貧孤所賴宗族老幼所依皆在翁一人如翁者亦何可卒耶昔孔子肩千聖之傳門牆賢哲濟濟所交列國名卿高士不勝計乃思聖之餘喟然於善人不得見則眞善人之難也孟子論美大神聖亦必先之以可欲則眞善人固進於君子極於聖神之基而爲聖賢所亟許者也但世教不明碌碌耕夫率指焚香佞佛修寺繕塔輩爲善人即學士大夫亦不過指鍵戶咿喔不走時蹊不預世事者爲善士幾曾孝友姻睦任卹如周公孔子所重三物中敦六行者耶而翁實備之嗚乎如翁者亦何可卒耶某等齒或頗長素與翁習交年或差少嘗與翁子若孫握手屬誼姻烝執友者忽聞翁逝莫不驚怛咨嗟愴然動色無居人之歎嗚乎如翁者亦何可卒

耶相與糾議公辦不腆載陳翁庭匍匐羅拜翁其箬蔬耶其歙爵耶某等請誄翁之行以侑觴耶翁之睦鄉鄰焚債券賑貧民贖鬻子施義棺助婚娶賻死喪卹流寓布惠四方者更僕不能數翁之飲多不亂遇暴不怫忠厚寬和溢於眉宇義方擇師詒謀燕子輯和家衆施及奴僕感孚凶盜夜行莫侮凡淑行之見於身家者亦更僕不能數某等景慕令德最爲心折者尤在事親能孝事兄能悌以爲有合堯舜之大道其諸曲節細行在翁俱爲餘事矣翁之事高堂承色笑謹晨昏當時人能道之某等生也晚耳目未及悉翁之事令兄澤九翁也敬愛交殷有無與共成緦服也必二進兄服而後服之易乘贏也必二進兄乘而後乘之有事也必代勞有債也必代償聞當也卽爲贖聞乏也卽獻費及兄若姪之旣歿也營其家政恤其寡孤事無巨細以身任之又使翁子爲拮据周旋之向也撫猶子如子今也教從孫如孫兄產乃更懋鳴乎世有孝且弟諸堯舜之道如翁者耶世有備諸行符周孔之學如翁者耶里布衣耶眞士夫耶又甯僅爲一邑善人耶嗚乎如翁者而竟卒耶吾儕烏能自解耶雖然家業乃益昌稱一方最矣壽享耆餘受天慶矣存也處載口碑人服長者生則榮矣亡也沐澤者泣聞風者歎死則哀矣桂蘭林林長者著聲國學邑庠少者頭角崢嶸矣翁亦可以長逝無憾矣翁其矇然加一酌乎尙饗

祭彭朝彥文 辛亥

翁之卒葬數月矣某殊不知翁之葬日並不知翁之卒也及其知之愴然心悲遂欲祭翁之墓而農宂疊繼不可以齊不可以齊不敢以交神也是以遲此數月也今薄陳惟蔬在盤者惟餅在盃者惟茶從翁素

也。翁其節蔬乎。其手食乎。其啜漿乎。猶知墓頭跪祝者爲某乎。某請誄翁之行以侑食乎。賦性質直。剛果弗屈。羞世態之不古。抱狷介以守愚。施力惟心。不素餐。只輕財恤困。不責報歟。科棉無絮。遂知命安命。予慚不及。宦貽不受。竟卻物絕物。誰其似汝。孔子論善人。不踐跡。亦不入室。眞翁之謂矣。自翁之逝。巷無居人。予心凄其。翁其散乎。勿復執生前小節乎。猶記予之款翁乎。翁辭曰。平生非力不食人一盂。子曰。翁有守者也。而守者小也。請大之。爲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翁猶辭。予又述孺子飲食季偉事。翁遂食。今日之祭。茅生之設也。哀哉。尚饗。

奠王孝子全四文

嗚乎全。四。竟舍老母逝耶。吾竟不能一見子耶。憶子之初謁予也。戒子呼佛。再謁予也。勉子亟構節孝坊。無隱君恩。勿晦親德。三謁予也。予適居先大人喪。弔予畢。不行。留跪廬中。兩踰夜。欲相師。予初辭不德。不起。再辭以哀毀不教。不起。逼予出獲罪天下道學語。約從予行喪禮。來則納子。乃起。已知其朔望哭奠行予言也。竟以瘧逝。不果來。予缺然抱憾在子。厚助予尋父也。更在幽冥中負子。未納之門下也。爲子立傳。儻他日予或濫儕之師望中。略錄子於門人列。子可少慰於地下也。尚享。

祭耆德宋賡休文

嗚乎善人之不多見也。孔子已慨之矣。某生蠢四十年。僅見一劉潤九六行略備。詩禮未親。殆三代之遺民乎。翁則世業儒。雖未遊庠。而德冠一邑。某初歸里。訪桑梓之賢。得聞翁之篤孝。續母博愛宗族。姻戚。閭

巷咸與雍睦至於排難解紛施棺濟困尤指不勝屈誠哉博郡潤九也若嘉惠蒙童取重邑宰闢辨異端化彼約屬使士林翹楚望而拱伏則士君子之行又非樸民所敢望矣拜謁之日素衣出迎端方之氣溢於纓襟登筵則不酌未箸以續母喪未闋也已聆玉屑霏霏若海紺來子冥神批訟塋碑世植前夕祠告朔望諸事眞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善人之道也德孚於天加壽給嗣某所傾心而尤欽才辨之捷爽使人輒拜手退舍某生之將毆子訟弟也人莫之解矣而翁動以惜先人不見片言而平之徐生之以侵塋呈人也賂三十金不釋矣而翁動以方寸種德一言而服之何嫗之必欲以佛事葬女也人莫之喻矣其翁曉以少婦見僧魂驚飛越一言而罷之翁之才德兼長爲官民紳士所共推樂禮遇樂連姻樂師友樂投屬樂稱道傳布者籍籍鑫博安饒間孰不爲翁羨也某獨爲翁惜惜不遇里選保舉之會何遽不作汲長孺魏玄成揚眉秉笏獻替殿陛也何遽不作召杜龔黃勸農桑謀生遂父母郡邑也嗚乎翁之不遇生民之不幸也如是以逝某所悼也生芻一束聊供徐孺之雞絮素車白馬痛灑范卿之涕淚嗚乎尚享

哭王與甫

嗚乎與甫遽何往耶吾與尊翁尋樂先生石交二十載竟舍我長逝耶追慕耿耿迄今未歇幸貴昆玉不忘故舊密交如昔思尊翁而不得見見諸賢如見尊翁焉令仲兄文甫季弟獻甫文章道德克紹前庥吾尋樂可謂有子獨念貴宅自尊大父武功繼世射賊保土勳在桑梓者再諸賢中惟與甫頎偉豐壯有祖父季父風儻天不吾廢用爲幹濟奴隸方將資吾友爲手足爲爪翼陡聞不祿驚怛愴惶仰天拊胸天其

廢我矣。折我股肱。翦我爪翼。吾自今已矣。殆與滄川俱涸。荒棄同腐矣。嗚乎。與甫吾其何以自解耶。熟雞在鼎。清醴在斟。媿無孺子之德。而有孺子之貧。敬獻不腆。尚監予悲。哀哉尚饗。

祭顯考關東公祝　甲申忌日

嗚乎。兒今年七十矣。我顯考之東六十有六年矣。四歲之後。生不得侍膝下。歿不得哭殯宮。並不知衰老者何容色。謝世者何朝暮。兒命之苦何如哉。惟憑關東妹銀孩言忌在壬子四月十二日。歸至松山有車下巨蛇之應。邇遇是日。不勝哀感。遵先聖禮。以喪禮處之。聊具不腆。少補餘閼之奠於萬一。嗚乎。歆哉。嗚乎。饗哉。知兒之將獻。尚得幾時哉。悲咽哀愴。何有極哉。嗚乎尚饗。

祭無服殤子文

維年月日。不幸父以酒菜果餅與亡子赴考食而告之曰。自汝之生。氣質秀爽。姿性柔順。吾以爲令器也。孰意爾遽殀耶。豈值運會之不淑。正氣催折。固宜爾之不壽耶。哀哉我兒。汝自襁褓至今。亦屢濱於危矣。生疢西院。痰火五夫。當時甯復冀生耶。而藥旋效靈。九死得生。然吾未嘗以爲喜。輒謂此兒必在痘瘡上待之也。孰意其果然耶。哀哉我兒。自汝之稍有知識也。不罵詈人。不與羣兒鬬。吾表弟三祝時與他兒競。輒扯曰。無然。恐大人嗔。孰謂幼孩而若是耶。哀哉我兒。自汝之自能執箸也。遇我之貧蔬之精者。麵之白者。以奉我祖母。我夫妻餐其粗黑。汝孩赤當同老者食。汝每推精白。取粗黑。雖祖母强爲分甘。輒辭曰。奶老矣。當食此。孰謂幼孩而若是耶。哀哉我兒。自汝之能舉止記憶也。聽我之訓。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面

肅揖。側立讀聖諭三過。序認其字。又於背面亂書認之畢。誦名數歌三徧。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擊掌唱和歌三終。又肅揖始退。嗚乎。爾遽何往耶。哀哉我兒。所欲爲者。畏吾卽止。所惡爲者。順吾卽起。其見於平常者然也。哀哉我兒。入人之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其見於鄰居者然也。哀哉我兒。遭吾不德。與叔異產。少汝者寸口知私。而汝曾無分毫爲吾累。往來餔餵。無異往昔。其見於處財居家者然也。哀哉我兒。未病一二日。猶同三祝行禮於祖。且笑三祝不揖。而叩唱鞠躬伏興以示之。其見於事親儀文者然也。人謂爾酷肖爾父。爾父幼時。實不及爾。嗚乎。爾以六載之身。而於曾祖父母稱孝孫。於父母稱順子。正孔聖所謂朝聞道夕死其可者。則六歲不爲殀也。且古人四歲以讓梨傳。九歲以溫席傳。至於七歲能賦五歲能文。亦皆有傳。今爾六歲事親內盡其心。外盡其儀。是謂禮兒。視夫賦文伎倆爲何如耶。吾知其可與融香並美矣。但彼數子皆因後日之學行文章。而孩提之事始隨以傳。今天旣靳爾以後事矣。是爾之傳不傳。惟視吾德之修不修。自今以往。吾敢不益自策勵以負子耶。爾之生也。異於凡兒。吾於爾之死也。亦不以凡兒待之。爲爾市棺。不隨俗用席也。爲爾徽帽衣襪履。不隨俗赤身也。爲爾卜葬祖墓側。不隨俗置之路旁也。爲爾考禮不及下殤之服。以日易月。定服十二日。變食遷坐。革纓素服麻履。不隨俗徒哭也。嗚乎我兒。汝生有禮。死也有禮。汝復何憾耶。吾復何憾耶。所可悲者。吾窮於人倫。四歲失父。十歲離母。上無兄姊。下無弟妹。惟立子差早。是至窮苦中一樂也。吾窮於學問。上無父師之訓。中無兄弟之助。下無弟子之承。惟與爾禮樂從事。又至窮苦中一樂也。今皆成往事。使我烏能已於悲哉。更可悲者。爾曾祖父六十

有八。性嚴介。不出門。不交人。惟爾是娛。爾曾祖母七十有四。衰殘特甚。亦惟爾是娛。今思爾不見。即哀慟無似。使我烏能已其悲哉。雖然。吾與老親之不得娛爾。與爾之不得娛吾與老親。皆命也。當亦不必過悲也。昨三日使彭生祭爾。渥爾墳以水。使成冰。防犬爲患。今日服闋。我親來祭爾。爾其食之。

公奠賀母宋氏文

嗚乎。如賀母而竟終耶。賢哉。如賀母而始可以言終也。聞乃良人兒時。以痘瞽阿母承父母命。甘適盲夫。且謹侍巾櫛。愛敬交殷。嘗手箸納肴饌。家物無巨細必請命。噫。視聖母徽在順父指。以幼女適老夫者不更難耶。迨良人中道相捐。撫十餘歲弱孤。歷百苦撐營家業。三十年來。家聲轉大。教子材成。雖采芹未遂。就州民部吏。每以材邀。郡守寵以品。爲儒林重。今遭大故。詳問衰杖之儀。哭奠之禮。遵古制不作佛事。有二僧願助經者。直辭之。婉謝之。務期如孔子所謂死葬之爲禮者吏也。而儒矣。孰非阿母謹事盲夫之德成之耶。某等因憶吾郡觀政進士元美張公以督都貴公子娶痘瞽之女。爲後倡守保定。後神京七日亡。烈烈大節。傳休千古。阿母眞女中元美矣。於夫終妻道。於子終母道。生也有禮。卒也有禮。享壽八十有五。含笑歸於九原。與前化者同穴。握手道平生事。顧孫子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阿母其庶幾君子乎。某等聞訃。殊覺景慕浮於悽愴。不知其爲哀也。第與令子石交。見其擗踊號泣。又不禁其潸然淚下也。爰糾同人。公辦不腆。羅拜庭前。阿母有靈。其亦欣然稱一箸而進一巵乎。尚饗。

習齋記餘卷九

題論禮觀於鄉二章

吾觀論禮章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與至古之君子不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觀於鄉章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笙入三終主人又獻至知其和樂而不流不禁愴然作而歎曰是乃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是乃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是乃所謂樂節禮樂也吾人莫道斯須不去雅頌得所節禮節樂者萬不可得雖偶爾之行奏失所之雅頌不中節之禮樂求一娛吾耳目快吾心志暢吾肢體何可言哉無人處勉爲雅頌之歌吟家塾中勉率子弟以習演而即驚世駭俗招謗笑惹刺議的然受人指斥如兩間狂夫怪獸嗚呼聖人之道何掃地滅亡至此哉竊獨窺其故矣人生之所大欲大榮大肆力以求之不遑恤其他者富貴道德而已矣天下之常人諸事不知向慕貪富貴則有同情焉天下之賢人諸事不屑向慕求道德則有獨嗜焉眼見夫讀漢宋注疏作八股帖括加表判論策者皆富貴矣下之里巷庠生監貢上之省府州縣官吏再上之六卿三公無不從此途得也天下豈復有不赴此途之常人人豈復有不竭於此途之心力也哉眼見夫閉目靜坐談性天集語錄注解經書者稱道德矣漢唐某某宋明某某從祀孔廟丁祀春秋矣大者某派宗主小者某派傳人高聲價繫重望翕然奉爲大儒仰爲君子者無不從此途出也天下豈復有不赴此途之賢人人豈復有不竭於此

途之心力也哉。而堯舜之三事、周公之三物、盡亡矣。士大夫曾耳不聞其聲。目不覩其形。口不稱其言也。其誰身習其事乎。況云不斯須去乎。況云雅頌得所乎。況云樂節禮節樂乎。是以無一孔門之儒也。而儒道盡滅也。秦氏之焚阬不若是烈也。無道法則無人才。無人才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太平。生民不被聖人之澤而受種種禍亂者已二千年矣。雖唐虞洪水不若是久也。吾深望乎神禹劉項矣。

題哀公問

大學曰格物。又曰物有本末。茲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蓋周先王以三物教萬民。凡天下之人。天下之政。天下之事。未有外於物者也。二千年道法之壞。蒼生之阨。總以物之失耳。秦人賊物。漢人知物而不格物。宋人不格物而並不知物。甯第過乎物且空乎物矣。仁人乎哉。孝子乎哉。吾願天下爲仁人爲孝子也。

禮運

吾嘗論邪說矣。楊墨仙佛皆異端也。必不得靖。甯使楊墨行世。猶利七而害三也。吾嘗論儒術矣。漢之濫觴宋之理學皆僞儒也。必不得已。甯使漢儒行世。猶虛七而實三也。卽如禮運。雖未必盡出於聖人。句句敷理於事。麗文於行。學者體踐其一二。皆足以康躬福世。卽果濫觴也。不猶益乎。下至其訓詁。亦多切於器物度數。未人則有事外之理。行外之文。且參釋老附會六經四子中。使天下迷酣堯舜之道。亡孔子之業。卒致普地庠塾無一可用之人才。九州職位無一濟世之政事。是以莫之禦而儒統至此也。莫之禦

而世道至此也。吾雖欲避其勢焰以自愛。亦烏能自已耶。但願世之君子淨眼一辨今世尙有儒道否。尙有七十子一賢否。則必悟儒之所以亡。而憐我諒我者出矣。

夫子志亂而治之滯而起之

太史子與南宮敬叔知聖深矣。贊聖極矣。而聖人之自狀。不過曰亂而治之。滯而起之。之二語者。甯獨夫子之自知哉。而兩間之聖賢豪傑皆莫之能違矣。三皇五帝之世。洪荒未闢。卽其亂也。遂開物成務以治之。禮樂未興。風俗未雍。卽其滯也。遂制作建極以起之。是以皆爲繼天造世之聖人。洚水懷襄。不疏治之。非禹也。蔗穀雜茂。不相茀之。非稷也。五品不遜。五刑不明。不敬敷。不明允。非契陶也。民訾偕亡。不割正。非湯尹。獨夫肆虐。不棄鉞。非武姜也。周召也。王綱解紐而不一匡。東邦僻弱而不能三月大治。錯强夾谷國書伐魯而不能右師用戈。莫謂夷吾不可謂之霸佐。恐孔冉亦不得爲聖賢矣。是故抗虎視蠶食之秦。斯爲信陵距爲我兼愛之跛。斯爲孟子暴殘之嬴項尙存。非三傑也。簒逆之莽操不討。豈鄧葛乎。隋末之擾攘。靖於英衞唐室之再造。出自鄴汾。宗岳治焉而不終。舒原起之而不遂。君子所爲扼腕而長吁也。世人所謂聖賢豪傑者吾惑焉。試觀孔孟逝後二千年中。大亂大滯。亂天下之治人治法。滯天下之起機起色者。非訓詁、清談、禪宗、鄉原乎。此四者滅堯舜周孔之道。陷溺甚於洪水。而人不見其波。酷烈甚於秦火。而人不見其焰。以致海外之洪水汎濫乎寰中者千餘年矣。再見之癸。受政羽。屠毒於蒼生者千餘年矣。而近世之聖賢豪傑。方闔眼靜坐。著書立言。自以爲獨得之妙。而天下翕然奉之。祀孔廟。立宗傳。非惟不治

其亂也。從而益亂。非惟不起其滯也。從而加滯。宋明之訓詁。視漢不益浮而虛乎。宋明之清談。視晉不益文而册乎。宋明之禪宗。視釋道不益附以經書冒儒旨乎。宋明之鄉原。視孔孟時不益衆悅、益自是、不可入堯舜之道乎。吾人苟欲勉於此二語。非宋之胡文昭明之韓苑洛、其孰與歸。

書王子雍家語序後

元按鄭氏之學。亦學孔子書籍之文耳。子雍之學鄭氏。亦但學其誦說著述之學耳。故其言曰。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達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其上冠以尋文二字。則其所責之實。亦謂文中之義理耳。義理不安者亦謂其文中之義理不安妥耳。達錯者多亦謂其文中之違背乖錯者多耳。然則子雍之奪而易之。亦不過奪鄭氏之說解而易以己見之說解而已。豈知宋家諸儒又承其後伺其違錯者奪而易之乎。要之孔子之爲聖。不在刪述。刪述者孔子之不得已也。集注論語序說引史記明言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魯終不能用。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則孔子之學成其聖。與教成七十二賢者。固在刪述之前。卽不幸六十七歲奠楹。孔子之爲聖固不少欠也。孔子道窮志傷。迫爲極思以有刪述。亦可悲矣。漢宋諸儒顧誤認孔子於刪述。且以爲功過堯舜。可謂妄矣。遂用功於訓詁論說。背馳益遠。因流而爲登座開壇。流而爲帖括八股。生民之禍。吾道之衰。於斯爲盛。幸孔子裔孫猛家傳此書。載聖人實事居多。將聖人氣象作爲。耀然紙上。試取以質漢之鄭王。宋之程朱。學教曾在子臣弟友不遠人以爲道否。然猶可混冒也。曾在六行、六藝加功否。世有但能誦說靜坐而處不諳習禮、樂、射、御、書、數、出

不優嫻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聖賢否吾故曰諸儒誤認孔子而堯舜六府三事之道亡矣

題非十二子 丁未

據況所非陳仲墨翟愼到是孟子所辭而闢之者闢之於孟子況之非是矣史鰌是孔子所亟稱爲直者稱之自孔子況之非非矣他若它魏田惠鄧其學不傳於後世六經之文所不道其非之是如陳墨愼其非之非如史佚未可知但以子思孟子祇敬先君子之言爲罪而末仁人何務蓋自子也夫思孟之所祇敬仲尼舜禹之言也息思孟子之說而法仲尼舜禹是法其名而息其實也法其名而息其實亦不敢息其名也云爾其勢不並仲尼舜禹而息之不已也是以其徒斯輔秦焚書阬儒舉仲尼舜禹之道而盡息之況之所務仁人之功著矣噫思孟才劇志大聞見博然也按往舊造說然也法先王而未得舉行其詳孟子已自謂聞其略矣則謂之略而不知其統或亦然也今取中庸孟子而讀之果雜也乎哉況以粗浮自是之心猛浪不謹之氣但見其僻違幽隱閉約曾不知其類不究其說不得其解其病正坐不祇敬先君子之言也方且悍然自放於宇宙古今之中而自是則其謂性惡也亦宜謂祇敬爲罪也亦宜嗟乎子弓無稽矣雖言子之賢豈得與吾子齒況之疏多矣

子祺子西諫遊荊臺

吾不愛子祺之能諫也而愛子西之姑悅王行十里而後阻用諫亦有寬道焉緩述焉五諫備其三譎也降也諷也予一未有能焉設得君而事之非殺身則梗道可畏哉

擬展喜卻齊師

齊侯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教於展禽。於是喜入師見齊侯曰。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敝邑。使下臣來犒師。齊侯曰。魯人懼乎。對曰。使秦楚搆難。郊塵暴颺。則誠懼。君來則否。齊侯曰。吾不及秦楚乎。對曰。使否之靈。震鼓塵兵。驟臨疆場。而我爲陳宋則懼。惟魯則否。齊侯曰。魯懼秦楚而易吾。吾威行陳宋而難魯。豈有說乎。對曰。有君之所爲不足懼者三。魯之自恃不君懼者亦三。周先王定鼎之後。篤念股肱異姓之臣。太公爲最。同姓之臣。周公爲最。親如左右手。故一封營邱。一封曲阜。俾勿離也。仍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以君之仰奉先王。肯背其殷命乎。太公受履於先王。東至海。北至無棣。西至河南。至穆陵。咸許征之。而我先君禽父實陪翼其後。先後報政。親親尚功。交映並芳。實爲兄弟之國。桓公率由前烈。肆征不庭。南威強楚。九合諸侯。我先君僖公實陪翼其後。且旦誓盟。葵邱著矣。煌煌南金。長府藏焉。君一朝而肆刃汶水之汭。使龜蒙之下有赭岬焉。太公桓公在天之神得無愴乎。以君之繼述先休。必不其然也。且君將圖霸天下乎。抑侵漁鄰封。竊尺寸以自利乎。君將圖霸天下。則我寡君當小集兵甲。謹率戈徒。惟齊之旌旗所指而尾效焉。以修我禽僖左右二公之舊。豈其聲義未振於遐陬。先行無罪之誅於比國。自翦其爪而斷其輔。知者不爲也。若秦楚於斯三者一何恤焉。此敝邑知君之不足懼者也。且敝邑雖弱。元聖之裔也。天家之宗也。儻君而懋昭太岳之德。益宏尚父之澤。誕膺天歷。遷鐘簴於臨淄邠岐。鎬京入版圖。何有於區區之魯。若猶未也。一朝而謀及宗邦。竊思遙撼東京。犯剝牀之忌。天下其謂君何。況子孫不喬取

厭於方伯。周公其何罪乎。則恃我先君之親首潰籍而明德在人也。且敝邑雖無武力易象春秋、十五國風什歷代禮樂、猶載內府、蓋尙秉周禮。未可圖也。在上之君柔善自守。未敢自虐。以干天王之憲。在下之民禮俗猶存。未至梗戾以遺鄰辟之憂。一朝而使君民相失。不知何辭以告共主。何名以聞四方乎。且脣亡則齒寒。背斷則身瘃。齊東北之國也。南向以待諸侯。則魯爲之脣。吳越雖小。皆鯨鯢。蠶食陵中國之志。異日飲馬泗上。微兗則及青矣。何不釋魯以爲外蔽。卽賴君之靈。以我屈天下。不以天下屈我。亦當釋魯以爲南道主。西向以待諸侯。則魯爲左臂。君憑十二之山河。厲兵振旅。以西臨天下。得志則威無不加。將借魯以掎角強國。如身之使臂。不則退保固圉。亦借魯以籓維邊城。如手之捍頭。今南方之伏患未發。而先忘其脣。可乎。西方之霸威未立。而先斷其臂。可乎。此三者魯之自恃而不君懼者也。豈陳若宋與君無涉者可同日語哉。齊侯曰善。受其牲幣。許和而還。

問平勃之於漢懷英之於唐其成功孰難 丙午

天下事救之未成之際也易。救之旣成之際也難。人之救事。乘時勢以力救之也易。憑至性以情救之也難。先憑至性以情救之。又能預爲之所。俾後人得乘時勢以力救之也尤難。嘗讀漢唐二紀。見惠帝崩而呂雉以太后稱制。高宗沒而武曌以悍婦臨朝。其事頗相類也。王陵以廷爭疏而非劉敢。王遂良以忠直死而李灰竟寒。其機頗相似也。宮中養外人子。劉社之危如卵累棊子。房州有廬陵王。李宗之滅如髮引千鈞。其禍頗相同也。二侯用陸賈之謀而誅諸呂以安劉。五王率多祚之兵而殺二豎以復唐。其功頗相

等也。則宜乎執事之並舉漢唐遺事以下詢也。雖然以唐事較漢事。則宜以五王較二侯。願獨以成功歸之梁公何說也。則其成功之本末難易。執事固有判然於中者矣。愚生又何敢妄贅一辭。第伏處蓬室。識局章句。竊具管見。未經折衷。試略陳陋說以請教可乎。方曲逆絳侯之於漢也。時勢之易爲者七。而成功之屬倖者三。高帝有遺盟也。呂氏未易號也。諸呂無强輔也。齊襄能外倡勤王以遙爲聲勢也。朱虛能內持義刃以奪呂氣焰也。北軍皆左袒示信。以見人心之在漢也。且呂雉不過一淫毒俗婦。非有梟雄之略。控御之才。未足以運轉乾坤。而陳周之伸縮可自如也。而二人聽陸賈交讙之說。以取事於其間。此所以產祿授首。代王入繼。而天下赫然復屬火德矣。獨恨呂后廷議之時。陳相務爲容悅。不能面諍。徒以他日安劉君不如臣數語以自飾。借令周交不協。幾何不爲世勳之誤國。作漢家罪人哉。此一倖也。勃以武夫。遭遇赤帝。爵至通侯。曾不如敬業提一旅之師。以報先皇。乃待千金交讙而後共事。是徒爲陸賈用耳。豈成功者哉。此二倖也。入北軍伍中。只合倡明大義。數諸呂之罪惡。以鼓動人心。直引入大內。以靖國難可也。顧有左袒右袒之問。何爲也哉。儻士肩右露。將事可已乎。抑遂從之以助逆乎。此三倖也。宋儒曰。此輩率爲身謀。不無謂矣。至於梁公之於唐。則所遇者太宗之才人。高宗之尼后。寵異太過。不思貽謀。非若高祖之有明誓也。七廟已立。大周革命。廬陵在房。承嗣側目。非若呂氏未易號也。周來輩佐事於外。昌宗輩淫蠱於內。盡朝廷臣鄰皆武氏心腹。非若諸呂無强輔也。隆基尚幼。天派漸絕。非有齊襄、朱虛可爲聲援也。李氏域中。竟不覺爲周家天下。羽林方且爲大逆之衞。六軍反伐討敬業之師。非若一人高呼而北軍

盡左袒也而武氏者優禮大臣若新莽之謙恭法術御下如魏武之權略舉朝入其籠絡而罔覺九有在其掌握而不知殆粉黛中之猾鹵釵瑱中之鯨奸振古及今不再見之傑狐也豈易以勢力遏而智巧勝者哉惟公之始也先借夢兆明宮子之不可無兩翅之不可折繼而進姑姪子母之說以悚之萬世血食之典以動之遂使妖毒頓悟轉無儀之太子受國老之天下此正所謂救之於已成之際也卒之引東之爲相誅二張立中宗光復社稷眞可以配夏靡而追漢禹矣及詳閱唐史敬暉恕已多祚輩則皆公門桃李乃知當日不惟愷惻感發救護於一時者力而且訏謀遠慮布置於將來者深卽使妖孽不從復儲之請而將相皆感大帝之恩受元老之託勢亦必乘耄狐之病揭二張之首而正中宗之位非徒以呶呶甘言僥倖於一言之間者也夫功不自己立功莫尙焉名不自己成名莫加焉此正所謂先憑至性以情救之又預爲之所俾後人得乘時勢以力救之者也豈可與平勃輩專依時勢以徼倖者同日語哉范文正系公碑曰天下旣周而唐天子旣臣而皇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嗚呼闢天地之晦起大廈之仆其眞天下至誠也哉雖然愚生更有進焉稱人之美者必當原其所至自人知梁公薦柬之所以存唐也不知師德薦梁公爲存唐之原也則雖謂狄張之功爲婁公之功也亦可

駁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

戊午七月旣望以醫事坐祁城刁宅方大雨予檢案上書有廿史文選至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篇末序云議雖未上天下誦之是憾其未行也入選而憾其未行欲後世之行之也予以爲宋人之苟存百餘

年。幸此議之未行也。宋人之支吾遼、金、元、而常不足稱臣、稱姪、稱兄弟、納幣、二帝端恭死上玉璽於元人者。雖未分年試士。不幸而君臣朝野皆不出讀講經史考試文字之見也。昔唐虞之治天下也。三事六府而已。君臣朝野之修齊、治、平和三事。修六府而已。六府亦三事之目。其實三事而已。修身者。正身之德。利身之用。厚身之生。齊家者。正家之德。利家之用。厚家之生。推而錯之治平。出其修齊者。與國天下共之而已。敷奏以言。令敷其正德利用厚生之言也。明試以功。明試其正德利用厚生之功也。夫然後車服以庸。故理天下之事。惟正德之事。利用之事。厚生之事。此事之外無事。取天下之人。取其正德之人。利用之人。厚生之人。而此人之外非人。蓋一人所立。天下可共法也。天下智愚賢不肖男女少壯無不可行。行之而天下之德日正。用日利。生日厚。是之謂大道。是之謂正道。禹、啓、湯、文、相率而修之和之。未之有改也。至周武王光有天下。周公相之。創制顯庸。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用其身心於是。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使天下皆畢力於此。以成學。天下皆共力於此。以成俗。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其實六德。即所正之德也。六行即所以厚其生也。六藝即所以利其用也。周公之修其身齊其家者。不外乎此。治其國平其天下。至於化行俗美。比戶可封。泰和宇宙。皆不外乎此也。至東遷而王室卑。列國分。天下亂。淩夷至於春秋。名分之蕩然。亂賊之接跡。秦焚侈。而諸侯弱。可謂極矣。孔子曰。是惟德不正之故。是惟用不利生不厚之故。於是身帥三千。惟三物是修。而速肖者七十。已見諸其身其家矣。不得位。無以推之天下。是以周遊也。卒不得位。是以六十餘而始刪述也。刪述三事三物之已然者。毋亡其譜。使後世無迷其堯、舜、禹、湯、以來共由之達

道而已而不意漢宋諸儒不務取其爲事爲物者而修之於身推之於家體之爲學共之爲教惟務纂輯注解以襲其所謂刪述不思其六十以前所學教者何所各擇其資性而分成者何但以刪述爲聖輯注爲儒而經傳中所謂三事三物者全不見於身家矣況國天下乎漢儒猶有辭以爲秦灰之餘恐亡其譜我雖不能修和其事物姑拾補其譜周程猶有說以爲不專靠在書本別有精微之道朱晦菴則尤爲愚謬立志讀盡天下書十四歲便注解將死時猶講書可謂自誤終身死而不悔者矣方且欲以易天下令人截年讀某書某書子卯科試之又截年讀某書某書午酉科試之莫論天下莫之能從也即使此議得上朝廷從之舉天下之人而納之佔畢講作之中盡朝廷歲月而涸之考試選校之內而紙筆上之文章策畫終不可以爲智仁聖義中和非正德也終不可以爲孝友睦婣任卹非厚生也終不可以爲禮樂射御書數非利用也讀講著述朱子輩一二人立法一二人爲之天下不可以爲法也非智愚賢不肖男女少壯皆可行者天下皆讀作著述靜坐則使人減棄士農工商之業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將無德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將不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將無生是之謂曲學是之謂異端陽明有云愚夫愚婦同底便是同德與愚夫愚婦異底便是異端今以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功課論之是與愚夫愚婦同乎異乎士無學術朝無政事民無風俗邊疆無吏功其亡可立而待也故吾謂南宋之苟存幸此議之未行幸天下士猶不盡出於朱氏學也然當時之君臣上下亦十之七八淪於其穴而莫知其非矣故不免於稱臣納幣以至於亡也無論朱子之非梁陶稷契門下士誰是冉仲公西乎予故嘗嘲一詩云充卻百

棟汗千牛。大儒書卷遞增修。聞道金人聲勢重。紫陽齋裏淚橫秋。蓋悲其學術之誤而徒抱忠憤之心也。又嘗曰。若宋儒者可謂忠孝之女。蓋深傷於宋元而怪有明君相自棄其國初之大法而陷於此議之禍阬也。漸至今日。曠代不見一帝臣王佐之才。千里不見一禮樂和好之家。數鄉不見一孝弟忠信之人。徒聞家家程注朱注。人人套文鈔策。子午科也。卯酉科也。乾坤全壞於無用老學究。但能誦讀注解。靜坐談論。皆純儒大儒。從祀孔子廟庭。而三事三物道上不見一人焉。其與佛氏洞照萬象於空寂。仙家自盜眞氣於升脫者何異。無怪乎世有三教堂之立夷孔子於仙佛也。冤哉。冤其因漢宋儒而沒孔子之實也。然亦幸哉。幸其得七十子之各媺三物而明證實據不爽乎唐虞成周之舊也。吾當朱學大行之世而駁此議。知其不免季友之罪也。而不忍自此以往。代代如宋明也。傷哉。

習齋記餘卷十

居恩祖妣喪讀禮救過

余每朝午暮哭必捲簾焚香他哭乃卽苫及讀禮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覺其理精於程子。程子云。若無主在殯。哭於何處。是謂凡哭皆於主前也。乃不敢捲簾猶焚香哭。待朴室成。哭皆於其次可也。遭故後體弱甚不能自持多偏坐讀至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大自恨。今後倦甚甯臥坐必正。注所謂喪服必敬是也。丙辰脫服。復讀禮。邊坐似侍坐。向朔望皆設奠會哭讀至禮注大夫以上朔望皆設奠士則朔而已。乃定於望日會哭。不設奠。不捲簾。後思望不殷奠。但不盛奠。耳。非不奠。作朴室疑塗則近飾。否則患蟲害。甚難之。讀至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既練居堊室。乃定於塗內不塗外。小祥並外塗之。方初終時跣而仍履。成服後跣而麻履。至今四旬餘皆因禮言終初徒跣。不言何時納屨也。質之王法乾張石卿皆未決。問刁豪吉又未有答書。夜中忽思跣而曰徒。當與袒免同。蓋通身之服。所以備人體也。父母終。人子有不欲爲人之心。故免冠跣足而袒肩。三日後其心稍定。先王不欲其滅性也。因制令之食。令之仍備人體。一切服帶皆備。但凶其制。絕不與吉服同。以重其哀。此聖人所以立中也。余初之跣而仍履。又久不納屨。皆過矣。證之素冠詩有素韠。韠於服爲不切而猶

備之。則凡服皆備又可見矣。然猶恐屬祥後之制。終不敢自信其說。雖既質法乾。猶跣數日。讀禮至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疏曰。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小祥稍飾。則更作橫廣。又長之。又設袪。又注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練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有常著衣。又絰也者、實也。注云。首絰象緇布冠。要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可見古人雖凶服。亦備四時之服。且通身之服無不備矣。余又靈體與法乾四時皆單衰之言俱過。因斷曰。知非勿處。卽索布纏足。令家人製生布襪。

居憂愚見

斬齊皆用紙糊爲冠。愚初不暇察。遂因而爲之。及葬遇大雨雪。遂壞。思麻冠爲期年首服。歷時非暫。雖不遇雨。豈可以紙材爲乎。乃易以布。重糊爲材。外仍衣以紙。加絰其上。前有蔽目布縣。兩旁有塞耳布縣。舉世通用之。考之記文及諸儒家禮。俱未之見。惟鄧氏家禮詮補有云。掩耳布及縣。毬。古經文諸家禮俱無明文。不知昉於何時。意者因充耳而誤乎。愚按吉冠何須養聰。周制則有之矣。人子居憂。有以蔽目示不忍觀色也。有以塞耳示不樂聞聲也。此禮最佳。且無貴賤皆行之不疑。安知非近代明王所起而加之乎。或史氏失記。禮家失考。未可以其無稽而遽詆其誤也。吾從衆矣。又世俗以白布作帽。後加斬齊冠於其上。亦禮文所無。儻拘文義而不用。則露頂髮。大非重元服之義。意古者必有其制。記者疏遺之耳。吾燕居樸室。出事田園。皆著生布白帽。惟哭奠殯宮接見賓客乃加齊冠。或適庶人居喪之宜乎。

斬齊衰用麻布帶用葛蓋古者無今緦布麻葛爲家常易得之物今則麻葛爲庶民御暑之服貧家鮮得好禮者乃反市麻葛以遵古式多見其膠柱鼓瑟也貧士實苦之愚直用極粗緦布衰冠皆然其說已具禮文手鈔然卒哭猶葛其帶恐貧民無力亦未必能辦數尺之葛不若直用粗緦帶實去禮文而得禮意未審高明者以爲何如

古者有衣必有裳至天啓間猶然崇禎時漸少今則全不裳矣吉服裳凶服亦裳吉服既不裳而凶服必泥二尺二寸之衣前三後四之裳屬縱尺布而加兩衽正程子所謂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義意者余則衣而不裳其衣長竟身不及地者二寸從俗也縫必向外必有辟領當肩之左右背必有負版心前必有衰從禮也蓋辟領負版俗所同也縫向外與衰俗所無也辟領負版衰與縫向外所以爲衰也所以爲衰不敢從俗也凡此之敢於違俗以從禮罪也敢於違禮以從俗亦罪也

素冠詩云庶見素冠兮注云素冠素紕既祥之冠也以制黑經白緯祥則冠之禫則除之而次章又云庶見素衣兮注云素冠則素衣矣素衣之制則未詳及讀喪服小記云大祥吉服而筮尸何其相背也古者三年之喪再期而已故禮曰再期之喪三年也禫祭即在此月之中觀夫子大祥五日而彈琴可見矣其祥日當是素冠吉服至禫乃並素冠除之而詩乃云素衣者因冠爲文如溫公家禮祠后土賓及祝執事者皆吉冠素服而其注云素服者但徹去華采金珠之飾而已然則吉服去華飾亦可謂之素衣詩禮原不相背矣但自鄭氏間月之解出而歷代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始禫則祥後兩月仍是喪中之時

日亦吉服則不可仍縞素則何以謂之大祥也又何以謂禫爲澹澹然平安之意也今擬大祥素冠如制斷杖復外寢衣宜放古人緦飾餘意而以黑緣袪領或白衣黑襯或黑衣白褖務使吉凶相雜以與冠相稱至禫而除庶合時之宜亦不失禮之意未審明禮君子以爲何如

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陳氏澔解云此並是尊者食卑者故雖粱肉不辟酒醴見顏色故當辭某按陳氏之說是食粱肉爲不見顏色者可食也充其意則尊長强之夜入內則入之矣强之夜宴則宴之矣惟晝內宴則辭爲人所見也不幾率天下之孝子而爲假乎愚謂粱肉所以爲養者也酒醴所以取懽者也尊者强之以養雖非所甘可從也尊者命之以懽雖以獲罪不可從也蓋不甘厚養哀也因强而爲養未爲忘哀也取懽則忘親矣若病則酒醴亦所以養當與粱肉同矣吾因是而有深慨焉古者禮教大明尊若長執不解禮但憐孝子之心切不覺轉而爲非禮之食後世俗壞制渥有一盡禮者浮薄之人羣起而怪之笑之訾之伺其隙而詆撓之務欲其敗志半廢而後已則雖名爲長者其言亦何可聽哉故某惟視其果憐己而食之乎則以禮之食者受之或玩己而亂之乎則以禮之不食者辭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於人豈敢苟自脂韋獲戾於君子哉

又按禮君子不奪人之喪二句蓋兩警之也兩警之則必有奪人之人亦必有爲人奪之人無乃殷周之末已如今世風俗乎噫

妻於夫拘之陳注云拘之者微牽引其衣憑尸不當君所陳注云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憑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某按拘字相形會意俱不似微牽引之義以人情揆之夫妻情親當其既死哀痛之甚不暇避嫌拘摟其尸而哭之吾已驗之於人矣然男子性剛猶能制其情以避嫌故但執之或憑之世有拘妻尸者則過矣憑尸者身撫而憑之撫之者當心胸處撫按之餘人之憑何礙於君之所撫且憑尸者必上半身憑之又往何處避忌意當謂人或暴死於君所雖當憑尸之人亦必舁出就館或至家而後憑尸以哭是謂憑尸不當君所也

大夫君弔其臣時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恐即是待主人拜命或賓畢而後其君又拜之以別於國君即代爲主之禮也陳氏王氏必委曲捏合謂後是使主人在後似屬强解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此理最精所謂事死如生也孝子雖稱主人因喪不可無主也孝子之心則仍如其親在然此階乃吾親夙昔之接見賓客有事四禮所由以出入者也一舉足烏得不愴然心傷乎故由西階示若主人存也故拊心悲傷倍甚也然竊疑父亡而喪母或祖父俱亡而喪祖母則主人之由阼已久矣即不必自西階可也然則何疑乎恐古人以此變常故不敢質也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注曰弔者小斂後來則掩襲裘上褐衣加素弁於吉冠之武帶經者腰絰也有朋友之恩則加帶於絰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絰而已拾踊更踊也元按襲裘加武帶絰古人友誼隆篤尚矣至注謂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絰而已言徒絰情之薄也今於子孫之外全無首絰有服之親而不逮弔

客焉。姻親執友。乃或紅纓吉服。宗族表戚。竟自喜客拜座。又何帶絰拾踊之有。好禮君子。古雖未能驟復。姑宜講明帶絰之制。功緦必謹。姻親、執友、宗族、表戚、及相識者。臨喪必素冠服。必哭踊。否隨情亦庶乎足觀矣。

君夫人拜賓解。陳注多錯亂欠分曉。疑板訛或傳誤。愚按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者。拜寄居之諸侯、與鄰國來弔之賓及大夫士。若本國之賓大夫士也。何謂本國之賓。雖居本國而其君素所師友不敢臣者也。如顏般之於魯。亥唐之於晉。子思子方之於魏。嚴光李泌之於漢唐。是也。本國何亦有與賓等之大夫士。先世老臣致仕。其君不敢與朝臣等視。當與卿大夫殊班。而君亦若國賓。尊禮之也。夫人於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者。其於內子士妻中之命婦則特拜之。其非命婦之衆賓則氾拜之也。蓋古之命婦如今官妻之封贈。各國大夫士皆有已封未封者也。臆說未知是否。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向。注曰。婦人哭位本在西而東面。今以奔喪者由外而來。合居尸西。故退近北以南向也。愚謂吉禮主東客西。此禮必因外來者有客道而云然也。但喪禮既男東女西。與其使諸歸避近北而南向。何若使外來男者即就東方哭。女者即就西方哭之爲便向已。如愚見行之。惟哭畢。女中有當謝者。男主出靈座前西向拜之。男中有當謝者。女主亦於靈座前東向拜之。婦人迎送各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愚恐時方小斂。哀情難制。下堂出門之哭。禁之。取何義。憶先恩祖妣既大斂。出至前巷。往返哭不絕聲。既葬謝路奠周朞亦然。必歸拜主復。若次乃止。以上二條。

皆可疑余之誣乎抑記者之訛也

按諸儒家禮大祥斷杖始飲酒食肉而復寢邱氏曰按禮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云云又大祥居復寢禫而牀由是觀之則禫又未可以食肉飲禫惟飲醴食脯而已而況大祥乎今擬禫後云云據邱氏所引則家禮爲非余讀喪大記見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則禮已有明文此當何所適從蓋古人祥月之中卽禫祥禫所去不遠如廿幾祥數日便禫是故孔子既祥五日而彈琴十日而成笙歌大約大祥已是喪終禫前數日只是不哀不樂平常數日耳故禮大祥吉服而筵尸禫訓爲澹澹平安之意今既祥後仍三月始禫則只得作喪中日期若如家禮則過於早復常必如邱說卻亦非禮意惟詳玩禮文則得中矣禮云祥而食肉未嘗言飲酒也禮云禫而飲醴酒未嘗言禫始食脯也家禮因祥食肉而並言飲酒復寢邱因禫飲醴而並不許祥食肉皆非也今擬大祥斷杖食脯禫而飲醴復寢庶或合古今禮制之宜矣酒肉之別已見前

草木根傷卽不死必枝葉蔫萎久之而復甦親卒而人子不癯草木之不如矣仁也乎哉

感人哭呼父母思人窮返本人迫顧主故窮極呼親屈極呼帝願切呼天慶甚呼萬歲呼萬歲猶呼帝也

以親君天皆人主人本也今愚僧妄談禍福致惑世沈錮願切慶甚者皆呼佛是誣天道奪君柄矣余見佛氏罪惡可謂甚悉而當恩祖妣痰得吐也亦呼佛佛之當誅久矣

喪大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以至疏食水飲皆云食之無算蓋居喪不能頓食欲食則食或爲

人勸則食。但朝莫不過二溢米耳。先王之極盡孝子之情如此。而諸儒家禮皆遺食之無算句。致使一食不聽盡溢。朝後又不敢食。人勸亦拘於禮而不敢從。必待莫時始食。儻一哀至。則又不能食。烏得不傷損脾胃而病弱不支。余則身受其害。乃知刪書定禮。誠非聖人不能。非聖人亦不可也。經大儒之手。而猶疏略若此。其可輕言纂修乎。

斂焉則爲之壹不食。此禮最精。仁孝懇摯之至者必能盡之。蓋一斂則不復見其尸矣。情不啻初死。設暑月供斂爲尸所襲。理亦不可食也。但凡期九月之喪者。恐不可以强人。此朱子所以不取乎。

明弔奠禮

世俗內外之喪。不辨弔酹之儀。不分男女之禮。互失其所。關係不淺。愚民既莫之知。士子亦習而不察。間有能覺其謬者。又不敢任主禮變俗之名。仍因循而憚改。是使生者死者甯爲驚怖。甯爲慚忸。虛詐甯爲缺欠。疏薄錯亂而不肯舍。非以就是不亦惑乎。愚謂喪禮中惟國家制度更定者宜遵行而不返古。若律令所不載。情理所不合者。皆當決斷去取而變更之。一人行之爲禮法。數人從之爲學術。衆人習之即成風俗矣。如姻親鄉里有男喪。或長行。或丁壯。皆夙昔婦女所望而卻避。渠亦望而遠嫌者也。一旦傾背。則婦女無分尊卑老少。皆入堂搴帷。撫柩而哭之。死者有知。豈不驚怖慚忸。神精四散乎。且生者果何情傷徒作僞亂常耳。其有女喪。或處女。或中少。或晚輩。皆夙昔男子所望而遠嫌。渠亦望而卻避者也。一旦蓋棺。則男子無分長幼親疏。凡與其父兄夫子相交者。皆入堂臨座而拜酹之。死者有知。豈不驚怖慚忸。精

神四散乎。且生者果何情義。徒作僞亂常耳。斯則內外之喪宜辨也。凡男喪惟有服內親宜哭。諸內外親嘗相見者哭諸外。否則雖老嫗不臨。幼柩雖卑少不近尊靈。相識其婦女而來者。入內寢弔其婦女而已。凡女喪惟有服內親宜哭。諸內姻親執友嘗相見者哭諸外。否則雖老叟不近少座。雖卑幼不拜尊靈。相識其父兄弟夫子孫而來者。令護喪傳出其人於客次弔之而已。至於弔酹之儀。禮明言其如生者相識弔而不哭。與死者相識哭而不弔。奠用牲酒。賻用錢帛。凡爲生而來弔之可也。賻之可也。不必哭奠也。凡爲死而來哭之可也。奠之可也。不必弔賻也。今則於死者有故而冒然弔其生。又從而賻之。至或不識其面。不辨其名。斯不亦可驚可慚乎。然猶曰因祖父以及其子孫。厚道也。顧於死者而反無三鳴之哭。一盞之酹。一盂之獻。是敬生而遺死也。於生則爲虛爲詐。於死則爲缺欠爲疏薄。於生者有故而冒然奠其死。即從而拜之。死者曾不識其面。不辨其名。斯不亦可驚可慚乎。然猶曰因子孫以敬其祖父。厚道也。顧於生者而反無一錢之助。寸帛尺絹。升糧合麵之資。是敬死而遺生也。於死則爲虛爲詐。於生則爲缺欠爲疏薄。二者流弊至因力不能奠其親也。並其子而不弔之。力不能賻其子也。並其親而不哭之。蓋交相害也。至不能奠而遂不哭之。不能賻而遂不弔之。蓋各相妨也。甚至喪主亦以徒弔爲譏親友。或負死而不負生。則甯無奠以致賻。種種錯亂。不可枚舉。皆因弔酹之儀不分也。分之則當奠者富行其力。不能矣。近而菽水羹粥。遠而燒雞餟酒。無不可也。又不能矣。直往哭之。期無憾於死而已。當賻者富行其力。不能矣。升米束柴。周旋力作。無不可也。又不能矣。直往弔之。期無憾於生而已。其或當奠且賻者。富並行其力。不

能矣。多其奠而少賻焉。生者可補。死者不可補也。又不能矣。先其奠而後其賻焉。喪中皆可賻。葬則不可奠也。又不能矣。有奠無賻。祭餘可差。賓奠亦寓賻也。又不能矣。直徒哭且弔焉。期無憾於生與死而已。至於男女之禮。既爲弔客。哭者則必拜。拜者則必哭。今則男子之臨喪皆拜而不哭。其流弊至宗族、至親、執友皆不哭。至不識與尊長皆下拜。女子之臨喪皆哭而不拜。其流弊至族婦女甥婦女嫁女子女孫皆不拜其尊親。至不識與無服之男皆哭之。夫拜文也。哭情也。是男子皆有文而無情。女子皆有情而無文。可乎。男子妄施其文而不少用其情。女子妄用其情而不少行其文。可乎。故男女之禮所宜正也。有志脫俗。恥於作非者。奮骨力倡之。則世道幸矣。

置木重不用魂帛說

司馬溫公曰。古者鑿木爲重。以主其神。今令式亦有之。然士民之家未嘗識也。故用束帛依神。謂之魂帛。楊氏復曰。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溫公用魂帛。蓋取此意。高氏曰。古人遺衣服必置於靈座。既而藏於廟中。恐當以遺衣服置於靈座而加魂帛其上。愚按魂帛者諸儒皆本束帛依神之說而爲之。夫禮既屈之大夫。則非大夫不可用矣。既謂之大夫無主者。則有主不可用矣。然皆謂一束之帛也。今諸家禮所繪用三尺帛或絹中環之而以兩頭垂下。似人坐狀。又不知自何人始也。在古禮大夫無主者。獨用束帛依神。未詳何義。或此束帛係大夫出仕時聘幣。爲神之所重者乎。或他日即藏之廟中爲陳設以依神者乎。俱不可考。但據今之魂帛數尺之絹。既非生時所服。又非他日廟中神之所依。物與神無情。神斷不之依。

且無緣用之。既題主。又埋之。俱繁宂多事。而鮮意味。余竊謂遺衣服者。吾親氣體之所屬。精神之所戀也。木主者。後此祠堂之所奉。吾親之神百年所憑也。宜純用古禮。初終即以經服新潔衣裳各一連屬而置尸上。遂令匠造主。三日大斂時。孝子親奉遺衣。用志思維。如親去尸就衣狀。既納棺中。又橫置棺上。憑哭畢。又敬奉之。待蓋棺仍置棺上。而以未書木主植其前。使親靈此時即舍尸就衣。又漸就主。厥明夙興。乃奉主於衣上。遷之靈座。行朝奠禮。他日祭祀。萬年格享。繫此矣。不然。木牌何物。而仁人孝子齋戒趨愴。儼然如見其親乎。神與木何涉。而聚已散之靈氣。其上以歆廟中之祀乎。宋時令式未知何若。古人所謂鑿木爲重。又謂以遺衣置靈座。用心命意。想當如此。其理最精。非後人所能及也。

祭門神齋款 其一已巳

古稱門神曰鬱壘神荼。見之東京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注曰。東海度朔山有神。一神荼二鬱壘。領衆鬼之惡害者。繫以葦索而用食虎。爲此說者。其何據。且海外山神何以入海內人之門而爲神也。觀近世畫尉遲恭秦叔寶於門。資其威武以象神。恐鬱壘神荼所自起亦猶是耳。不必深考也。惟遵禮承祀。當知宅必門。門必有神。有司出入以閱人。主啓閉以遠害。明分士女內外。禦盜賊。幽禦邪魅妖氛。大抵上古以獨木造戶。故從木王之令。祀之孟春。以金判木爲門。斧鑿斲爲闌閎。簪框。得金氣多。故從金王之令而祀在孟秋。又或者以春氣溫戶近內房。有比昵親狎之意。故相宜。秋氣肅。神之儼然扞外衛內。有嚴厲刑殺之威。故相宜乎。或者春之德仁。戶近婦女。有生育長養之機。故相感。秋之德義。神之劃然制外防內。是由

之者慄之有大閑不踰之思故相感乎或者春爲生物之始自根而芽萬類方稺少戶肇啓動之端自內而外出納多碎小故相合秋則爲成物之彙自華而斂自秀而實萬物皆碩大而堅尊神爲統收之關自外而內出納多巨重故相合乎而某茲知懼矣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瞥榜門上曰慄乎帝鑒則神固將帝命以惕我者也不知畏天則不知敬神何以辭譴責哉某茲知勉矣詩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必義路禮門出入惟謹步中采齊行中肆夏周焉中規折焉中矩而後可以對越尊神也神其易言饗乎

祭戶神齋款有引

詩曰綏我思成禮曰思其嗜好思其笑語蓋無所不用其思乃以萃其渙而神斯聚聚斯靈靈斯格格斯享也不齋何享古人之所以饗其親者然也予未能也至於五祀之神更無嗜好音容之可憑古稱人之齊聖蓋必心純一而後人可聖亦必人既聖而後心可齊以予心之憧憧朋從卽有音容嗜好之可憑未必能齊也況五祀之全無鼻柄者乎因作齋款目閱心維聊以助齊云

思木渾材成戶故王於春不似門之成於斧斤者多也獨立樞紐不假朋比戶之德也關鎖密室內函士女戶之事也出入必由禦變於門所已疏戶之功也蓋戶者護也護家衆以遠害神之仁者也視門之扞禦爲尤親仁以濟義也視竈之火王文明而更方匡範人閑限出入仁以濟禮也視中霤之中正土實而又吞口謹嚴開闔不爽仁以濟信也視井之水歸冬旺而亦開受天光洞達內外仁以濟智也又單門也奇數屬陽於五祀中司少陽令配諸青帝其理主生君子臥屋漏之中有不見中霤井竈與門之時而必

見尸則分上帝明旦及人出往者又切於四祀矣在易之節卦初爻曰不出戶庭至二爻則曰不出門庭是戶者門內之通稱又不必其單也古稱齊民曰編戶曰戶口蓋人口皆居戶內而比次相聯故云然也又古者祭必設尸戶爲五祀之首孟春舉事於歲祭中爲第一尸而字象不奉祀者見其字愾然如神在上焉戶以外事有不臧若遺神之羞焉戶以內物有不穩若致神之憾焉坐不如尸若媿於神焉心無樞軸若媿於神焉身無轉運若媿於神焉才不能保家德不能範家法不能謹出入別內外以肅一家若媿於神焉神之惕我者多矣神蓋儼然式臨無往而不在矣

祭本宅井神齋款

井在圃灌溉瓜蔬禾稼每夕柳斗還則神氣通宅舍所灌成功用俱歸宅舍思汲自井盛於筲瓢勺於盆釜以造飲食製酒醋或以須面或以沐浴或以濯澣或以潤浸或合土爲甓以成宮室或制火烈以調中和諸神之祀用之一家之生賴之下至牛驢雞犬皆飲神之德昆蟲草木皆被神之庥神之功用大矣哉奉祀者觸目則思見物之動則思水之流盪見物之靜則思水之陰貞見隱則思水之外暗見顯則思水之內明見房上天溝則思水之自上而下見地中水道則思水之自內而出凡有雜念亂齋即因所思返於水焉

祭竈神齋款

家宅之有竈猶七政之有熒惑五行之有火人性之有禮方祀之有朱雀人神之有祝融也主乎火其王

夏淮南子云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神則其神亦尊矣司馬氏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赤火色也南見乎離卦爲中女配人爲心屬少陰狀之云者彷彿形容也云爾莊生則直言有竈有髻誰實見之幾於誕矣禮又謂五祀竈爲卑老婦祭之何也蓋古人凡祭事畢皆祀竈以鼎烹所出也百神所由爨也老婦行焉特牲饋食所謂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是也而卿大夫則以食專祭矣在孟夏從公也應候也其臺象匙而中虛象離故制字從之穴土會意匙形也五祀惟竈備五行之用土以成象而著之金以受制而行之水以濟所勝而調之木以供其化而炊之五穀得之以養百餚得之以成酒漿得之以煦凡我士女非竈則不食非竈則不飲非竈則不須沐非竈則不溫寢竈之贊天地以生育人物者功用於是爲大而徐波則有如燼百草而霜之煉土作伏龍肝供醫方用功溥矣而伺人爲尤親有枕衾夢寐不可對神明者竈則監之有對妻孥居室漏皆可以告天地者竈則監之故知畏天者先畏竈則匪僻之念不作違戾之事不行其惕警斯人之嚴師歟何敢以不敬撫茲六陽萬卉專榮諸物生於木而戶祀之時蔬未成也甲乙之神生而不食其養諸物成於土而中霤之祀蔬巳蹤鮮也戊巳之神存而僅享其廢井祀則大無蔬竈祀爲備時使然也俗每於歲杪廿四之夕祀以指頂糖飴云將升天述人間淑慝於上帝以黏口也豈其然歟則惟從禮

祭中霤神齋款　己巳

中霤者上古穴居開孔穴上正中以受明達煙氣也雨則降穴內地之中央存留之故名或曰宅中土也

予以爲雨所留地。則如今宅中土。若雨所從降之孔以受明達煙也者。則今之窗牖實似之。室有天門者更似之。有天窗者更似之。簷楣水口亦近雨降之義。古人之祭也。博求之以神。無定所也。疑其無不在也。則當迎神也。專求之宅中。散求之牖與天窗水口。宜無不可。蓋古中霤承天雨露。受日月星辰之照臨。來風氣之溫涼。宣人物吹噓潛蒸使之上瀉。非僅土德也。然古人祀以土王之月。取五行配五祀而分屬之土。則中宮固其專位。戊土固其專能。吾人致齊固當有專思矣。宅中土。卽閫宅之會極也。如宇宙中何地非土。而五行分王必歸之中央戊己者猶是也。家中託處於此。猶里之有里社。邑之有邑社。天下之有后土也。故昔人言入爲中霤。出爲社神。此之謂耳。非此土不惟士女無所於棲。門戶於何護衞。井竈於何措置。則中霤爲人神之所託基。猶坤元之載萬物以承天也。其行土、所以主宰乎東木、南火、西金、北水也。其色黃、上以配元天。前應火之赤。後應水之黑。左右應金木之青白也。其味甘。所以調甲乙之酸。丙丁之苦。壬癸之鹹。庚辛之辛也。其氣澤。所以潤澤乎金水之陰。木火之陽也。其德性所以貞固乎仁義禮智之性。幹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也。里社之祠。非僅祀其祠。所以合一里土地之精神而祀之。其祠也。邑社之壇。非僅祀其壇。所以合一邑土地之精神而祀之。其壇也。王郊之方澤。非僅祀方澤。所以合天下土地之精神而祀之方澤也。然則中霤固合一家土地之精神而祀之也。凡一家所統。無問宅有十百區。地有千萬畝。固皆中霤神氣之所充周也。宮室託處焉。物產蕃息焉。什器布列焉。家祠祖考妣萃渙焉。世世子孫長養焉。中霤之功用大矣哉。長夏有事。尙歲中也。從所王也。人而無信。貽神羞也。明德薦馨。誠以孚

也。

五祀分時祭。分配五行。亦因鄒衍五德、呂不韋月令著後有此論耳。然五祀終是祭之名數。不必甚拘五行。何者。以中霤象方澤。則古王天地二祭。百姓從之。未嘗於方澤祭外。又有金水木火諸祭與之埒也。且古有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祀。何以配五行耶。門人李恭

巡捕朱公行實

巡捕公蠡縣劉村人。姓朱、諱九祚、號盛軒。少倜儻。啓禎間邪教蜂起。有九門傳頭高應賢者。倡妖言蠱惑燕薊民。羣趨之。出則壯騎雲繞。居則弓刀環席。僞封劉福山等爲國公。會謀不軌。公憂桑梓。欲訐之。計洩。賢遂欲殺公。遜言得脫。乃訟之馬令。賢挺身不跪。稱中宮懿旨。且至令不敢問。亟申六院而易州道王爲保宮計。隱其事。公乃遊都下。見言官輒陳之。事得上。發羽林捕獲。懷宗皇帝親鞫。御批魑魅蠢行。斃之獄。戊寅之役。朝廷以國事日非。特遣大府持節保定。招集草澤智勇。無論山林隱逸。里甲士民。俱許陳籌。公應募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潛徒。頂名食糧。出則搶掠。戰則奔逃。且逃後並不知其爲誰。此所以倉庫日空而戰無一卒也。某有不費糧餉。不事招募。可戰而不可逃之兵數萬。居則八府無警。出則兩難可平。大府驚異。召問。則曰編各州縣富民子弟習弓馬者。十家共一兵。復其雜役。馬甲器刃令自備。居常訓練。每兵一副卒。正兵傷則提副卒補。伍兵十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糧給。取之不窮。大府悅服。然竟不奏聞。甲申君崩。東走村落。大亂交相劫掠。公曰。急矣。長此不輯。行即近城。乃糾同志生

員張祚、王熙中焚香歃盟有財者捐資有力者捐身有馬匹甲冑戈矛弓矢者出列街前束成一隊令鄙野有盜立刻報出捕事平後或有禍吾自當之於是捕斬渠魁王三好脇從者皆鳥獸散一邑遂安丁亥蔣公子貞起公舉裝守里亦如之后駐蠡姬兵備下車授公巡捕官故事捕廳公案建衙旗則武夫前導儀仗赫然公曰父母鄉親友所在誰與施此盡去之步行趨道夜巡紙燭一提而已順治[illegible]刻里被圈旗奴韓某恣橫肆意耕田失產者日衆公患之伺其窩盜圍而擒之鳴於縣府解按部徙斬雖誅赦甦胜訖弗敢肆而里閈窮民不受滿人侮得各租祖田至今日者公之力也迨卯辰之際地方粗安裁革省南道公遂謝任繼遭飛禍告嚮同里楊平富家裔也以洚水屢災鬻妻山右以療饑道一女夫妻子母分割號哭徹晝夜公曰傷哉而祖父之大家莫保其媳也顧吾亦乏奈何愴嗟薄暮已而曰得之矣市大青碓以周之而人之骨肉完聚有鄉人乘水盜園蔬瓜者公謂養孫顏元曰汝知盜可得乎元對不知公曰飽未可瓢亦難作褒乘物也水落汝遊曲巷果得之何人之戶以授地方居數日請宥者不至翼日當訟之吏公忽夜起召元曰吾悉其情矣鞫渠於廳固數世盜案渠倩解者亦一世盜名渠不來是也已矣吾不忍以數筥瓜寘盜人也踰年元旦夜有叩門者啓之則其人貽雙鯉而去二十年來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養孫元耕讀是事不與世局晚節尤稱有守云

父顏長翁事蹟

翁名昶顯曾祖考叔翁子科之孫顯祖考次翁發之長嗣也形貌豐厚性樸誠膂力過人嘗與人較跌時

稱猛悍者莫及。一肩所勝。二夫不能起。上脣微短。語艱如也。好種樹。所植必成。嘗云。欲實又欲深。棒椎也。摵根。幼爲後於蠡東劉村朱氏娶隨東王翁喜亮女。於崇禎乙亥翁年十九歲而舉子元。嘗治圃於朱塋之陰。構土房井畔。因乳名子曰園兒。因不得所後懽憤有遯行志。聞滿洲兵好挾人恨曰。乘堯乎。盍速來。迨戊寅子月東信迫。乃連夜與元母賭績。以素課上所後。積其餘市江青布爲新腰囊。梅花網巾。預爲戎笠。縫履於襪。初六夜。謂元母曰。昔有人不得於父。自創二刃不死。鞅鞅出披剃爲僧。其後二子皆登第擢顯職。訪求得之。懇還卒不許。誥封亦不受。曰。吾既不得於父焉用家。焉用子。蓋託言以相訣。而元母不悟也。明日東兵至。遂出從之去。噫。父東時元方四歲。弟二元隨殤。元雖待罪兩間。幾四十。猶爲鄉人僻也。烏能及遯僧子哉。乃吾父竟作遯僧。其言如芬矣。以下闕東還後續記。康熙甲子。元跣父於遼左。踰年三月四日。認妹銀孩其詳具神應記。與其父翁金四老。言父所從而東者。鎮白旗董千總也。元間問董郭翁思皇見我父肩插小白旗。金老曰。是用尊君作撥什庫矣。撥什庫軍行插肩旗。董公曰。他人皆刃劫來者。阿弟願從我同居。係往生夙緣。豈可奴視。所得細輭悉附之。廢男婦夜鎖晨開。悉令父主之。抵潞。配之王妻。給數十金。坐糖店於城市。有楊氏兒竊糖。父掌其首。浸血。楊亦殊武健。怒相毆。解者輒傷。兩旁人馬岸積莫敢前。卒致本旗牛彔和解。令結爲兄弟。王繼母無出。適本朝中外一統。將歸視兒。路過酸婦者。遂娶劉而還。生銀孩。三載又生金孩。乃謂王母曰。若既無男。妾又好女。吾決歸視兒矣。過山海關。司關者例搜帶參。事發成獄。久之得不死。還韓英屯。素產薾落。妻妾繼歿。遂不復爲家計。遣二少女各歸舅姑。惟友羽

矜遊山水。至康熙壬子四月十一日病劇。金四老視於八王寺。已不能言。指榻頭褥橐。四老探之。得江青布二封。次日卒。葬之文陵之側。寺僧爭金而詬。乃知橐中尚有白金三十兩云。

鍾行一行實

吾邑之南莊頭營鍾君九經行一。少讀書。遭母喪。產益落。名以弗成。苦父之缺養也。遊都下。訓豪資館奉寄菽水。五七載後。父年漸衰。遂不復出。勤貿易以致養。左右承懽。肩擔逐賸。無不爲也。暇則學醫卜術數以自娛。迨父卒。則貿易亦不爲矣。初教其長子欽業儒。度無成。遂專教之稿事。次子錢方七歲。即教之立侍長者。十歲命之出就外傅。或阻之以貧家利農事。不度力。今滋苦且爲異日飢寒張本矣。君曰。但患不成人耳。苟成其人。簞瓢陋巷亦何妨。遂使從鄭師遊。教之益嚴。十五歲後。非力作不許免冠。一日在其岳丈家。暑甚。錢科頭。即怒目曰。熱死乎。錢遂不敢復免。窘於薪米。嘗輟午餐以食。錢非不得已不令之田也。恭其兄事之如父。愛敬交盡。有珍味必進事堂。兄亦惟謹撫諸姪慈而義。姪鉉傭房山久。爲人所制。不得歸。君不遠數百里拔之以來。次姪鋐爲後於劉。君曰。豈可爲異姓子爭之。遭遇友朋和而直。交里黨任而恤。氣象溫恭。人人可近。有過則直言規諷。人之喜怒不顧也。有好賭者爲之酒筵。加以揖拜。而戒之。人嗤其過。君曰。但其人改過保業。吾何惜焉。有酬酒覩面詈詬者。君退內室不之校。俟其醒而詰問之。酬者伏過有歉於春秋耕斂或乏貿易本錢者。君輒以其力爲保貸之。迄今多未償。爲君家累。嘗取息錢易藥爲生計。而鄉人乞劑不問。有無家人尤之。君曰。藥濟人物也。矧屬鄉親。何忍啓齒也。尤急人患難。不辭勞瘁。

蘇貢士慶雲君師也。館房山之雙柳。其子陷難。君走報之。已而蘇卒於雙柳。親友憚途遙。無往者。君獨赴哭。一時多之。仁及物類。凡動植不輕殺。自強時預定卒年。竟不爽。彌留之際。教錢曰。毋近勢貴。毋卑貧寒。當忍讓反己。古之人嘗與乞丐爲友。唾面自乾。但求自反。何責於人。又囑所遺藥盡以施人。無復取直。君生於崇禎十三年五月初十日辰時。卒於康熙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辰時。無屍氣。無蠅蚋。戶外營營不入也。元配孟氏。繼室鄭氏。子二。長欽。孟出。娶朱氏。次錢。鄭出。娶閻氏。女二。長適屯莊彭姓。次適沿村趙氏。孫女一。尚幼。君之存也。遇予愛語。每言使錢問業於予。未遂而逝。錢以客歲之冬詣予齋質疑。以今歲四月求其伯父心齋翁委贄來從遊。遂從予肥鄉漳南書院。追成父志也。一日愴然再拜手以狀曰。我父一生行事。願阿師述表之。予因次序之如其狀。

題記前示鍾錢

吾自幼多過。迨康熙甲辰得交法乾王子。相期以聖人之道。訂五日會。各爲日記。逐時自檢言行課程之得失。相規過而勸善焉。迄今年幾七十。不陷大眚。似於周孔道法有一隙之明者。以四十年兢兢如一日也。惟是王子舍我。婉不德無能振鼓二三子。剛主外鮮有交修嗣續者。老懷用是拳拳耳。近剛主之弟培舍姪修已皆淬礪起。吾方行寐失笑。爲斯道快。而吾子又能自強。新歲不奮。頓使衰萎氣燕神健。爲吾子題數語於册端。則如常侍左右聽引駿矣。一曰。毋欺幽獨。如對父師。二曰。敦本孝弟。篤於家庭。三曰。自立言行。毋隨流俗。四曰。日新。時省過而改之。時思善而遷之。五曰。務實。痛戒詩文棋畫。須求身世有功。此五

者元所終身勉之而深媿寬假者子其念之。

李母行實紀略

義豐張翁進華之長女十有四歲。適李翁清宇爲妻。便能執婦道。凡美蔬饌惟供翁姑。分子女。雖强之不嘗也。屆冬寒每先翁姑起爲之烘衣。姑感其情。亦先張起爲烘衣。則蹴然曰。我分應爾也。阿孃何可然。歲時新品。必先獻於翁姑。夫少好賭。張憂之。輸則求母家錢帛爲償。贏歸不喜。善辭勸之。積誠動之。清宇果改行。其食貧也。雖藜藿糟糠不忍。惟勸夫子力農行賈而已。紡績以度日。長男子植秀從學於鄭師美章。相距里許。其歸食也。盌箸潔備。如延賓然。恆減口爲之午饌。及其署館博陽。憂思如結。嘗夜夢歸。翌日果歸。去則愴然送諸門。竚望不見乃入。凡有事甯躬親。不勞其子。或不得已役之。逆揣其不欲。不强也。次男子永秀勤於穡事。張憐其勞。每減口優食之。夜出必問其還否。更靜必問其寢否。長女子嫁莊頭營李氏。姑婦相得。處室和諧。次女子嫁婁家營婁氏。張之撫二女也。惟嘉其美。不責其失。慈柔以教之。植娶本州于氏女。徵幣未舉。張恆負歉。曰爨輒親執。不之役。告面禮輒不受。歸甯請期。輒云適汝願。謂人曰。我愧未盡姑道也。康熙癸酉植秀入學。踰年而張卒。享壽四十九歲。博陵習齋顏子素與其子遊。悲其賢淑而獲福報者短也。爲之紀略如此。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習齋記餘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顏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